

長篇武俠小說

鷹爪王

鄭証因著

8

鄭證因著

長篇
小說技

鷹

爪

王

第八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見雙刀金和，小

長篇技擊小說

鷹爪王

第八集目錄

第六十章

蹣跡跟踪俠心戲三昧……………一

第六十章

抽樑換柱智鬥綠林人……………一〇

第六十一章

矮金剛堤戲雙寇……………二一

第六十二章

金刀僧棲鶴寺逞凶……………三五

第六十三章

秦中三烏捲土重來……………四六

第六十四章

再挫賊鋒兩番定計……………五八

第六十五章

施毒手藥酒困羣雄……………七一

第六十六章

較輕功巨盜終受辱……………八四

長篇技擊小說

鷹爪王

第八集

鄭證因著

第五十九章 躡跡跟蹤俠心戲三昧

雙刀金和一發現自己身上多了紙束帖，臉下好生難堪，一看這字柬上，只寥寥的幾個字，上寫着：「秦中末學後進，侯天惠請獨松關一決雌雄！」下面寫着「留呈燕趙雙俠」，這紙束帖寫的不卑不抗，雙刀金和氣得手指戰抖，這紙束帖現放着他們燕趙雙俠的嫡傳徒孫他不交給他們，反交給我這不相干的人，分明容心侮辱我姓金的，好個秦中巨盜侯天惠，我倒要見識見識你這行江湖，目無餘子的匹夫！」

這雙刀金和懷恨咒罵，安心等待時機，會一會這追風鐵翅鵬侯天惠。這裏祝龍驥方要往裏相讓，好竭力來勸解這位金鏢頭，這時祝龍驥心裏倒有了主張，自己已深知師祖果然成全到底，這麼跟這巨盜追風鐵翅鵬一較量上，不見了強存弱死真在假亡，絕不肯中途罷手，按燕趙雙俠的性情他一定是那麼辦無疑了。當時臉上不敢帶笑容，挽着雙刀金和的手往裏走來，到了房間內，其餘的鏢師們也全吃過飯，正在漱口淨面，見雙刀金和小俠祝龍驥的神色匆匆走進來，金武師手中還拿着一紙

東帖，鐵痰藜賈玉堂性急沉不住氣，迎頭問道：「金師傳，怎麼這麼怒氣沖沖，敢是和誰嘔氣了麼？」雙刀金和微點了點頭道：「不懂嘔氣，我金和快嚇氣了，完了！我金和在江南道上，算栽到家了，」孫玉崑孫玉崗等紛紛站起來，全向前驚問道：「金老師怎麼說起這種話來，」隨即又向小俠祝龍驥問道：「祝師傅，倒是怎麼回事？」

小俠祝龍驥隨把店門首遇見的事，向柳武師等說了一番，大家把那紙東帖互相傳觀了一遍，不禁全被這紙東帖激怒，立刻全勃然作色的道：「好個道風鐵翅鵬侯天惠，他敢這麼無理戲弄，我們要不和他拚個死活，我們還有何面目在江湖道上立足。」還是太極柳逢春較為穩重，向大家道：「事雖可憫，可是我們此時空自着急，毫無益處，好在我們和盜首相會有時，雪恥就在目前，我們事不宜遲，趕緊的起程，看情形，在獨松關必有一番舉動，我可不是多慮，祝師傅也別疑心我對於老前輩二俠矮金剛藍和有不信任的意思，我們雖有二俠指示，可也不能不作一番打算，倘若那道風鐵翅鵬侯天惠再邀了外援，就許在獨松關有一場凶殺惡鬥，我們既有二俠的指示，我們還是越早到一時越好，衆位老師以為如何？」衆武師對於太極柳逢春的主張全點頭稱是。教店家算清飯賬，立刻起身，這六位武師全有牲口，一出店門，急於就道，不願多耽擱，遂各抖擻繩，從街道中疾馳過來。

當時中午才過，這裏又是個大鎮甸，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不絕，這六騎馬頭馬尾相接，這六騎

馬要是聯貫起來頗惹人注目，所幸這條街道尙還寬闊，更兼六位武師騎術全精，縱勒閃避，身手靈活，這樣穿了半條長街，遠遠的見路旁一座酒樓，臨街的窗子全開着，這六位武師堪堪來到近前，突的街東的一個橫巷中闖出一個襤褸的枯瘦老頭，他這一楞闖出來，事情也太巧。正是這六騎馬到頭，頭一匹是太極柳逢春的馬將將的竄過，這個老花子哎喲一聲，二個踉蹌從太極柳逢春的馬屁股後撲去，那二一騎正是小俠祝龍驤，見有人摔倒塵埃，臨時收韁那裏來的及，揩口一合，用力一擰韁繩，往裏懷硬圈馬頭，口中驚呼：「吁！」眼見這老花子在土地上翻起的塵沙飛揚中，拍拍拍的一路翻滾，後面的四騎也全猛勒韁繩，跟着唏裏嘩啦的一陣暴響，那後面的武師們猛圈馬頭，有往左的，有往右的，這一來那孫玉崑的牲口猛一掙扎，前蹄一揚，正踢在了一個賣米酒的攤子上，整個的給翻了案子，米酒攤子濺了一地。賣酒人紅了眼的喊着，要了命，這就撲到孫玉崑的馬頭裏，伸手抓人，還算孫玉崑手急眼快，猛喝了聲：「你幹甚麼？」立刻把韁繩一抖，這匹牲口已經撥過頭去，往起一竄，竟自竄過街旁，飄身下馬，過來把這賣酒人一把抓住，喝叱道：「搗了甚麼賠甚麼，你訛人麼？」

這一亂，那街上的行人不知這撥騎士傷了甚麼人，竟自紛紛攢聚，這一亂的工夫，那老花子不知甚麼時候走掉，那小俠祝龍驤也是詫異非常，憑自己的眼力，竟沒看出這老花子怎麼走脫的，

當時顧不得來找這老花子，也飄身下馬，撲奔了過來察看，衆武師紛紛下馬察看撞傷了賣酒的沒有，這時那賣酒人雖是被孫玉崐把腕子刁住，這種無知小販，一文錢如命，這一案子連酒碗帶酒釀子，就是他養生的全部根源，怎不動了命，雖經孫玉崐刁住了腕子，向他喝叫「有甚麼損失，如數賠償」，這賣酒人仍然是吵個不休，衆武師見這賣酒人這麼討厭，祝龍驥更是憤怒異常，劈胸把這賣酒人抓住，厲聲叱道：「你敢再無理刁纏，我摔死你，好好站在那聽我吩咐。」賣酒人見這少年騎士，其勢汹汹，被抓的地方痛楚難忍，立刻把先前那種訛索的情形盡泯，孫玉崐道：「你們這種人是真可惡，就欠遇上倚官仗勢的，摔了你的東西說好的怨你這攤子擺的不是地方，一個言語不週，就許苦打你一頓，你有冤跟你自己訴去。」說到這，從腰中掏出一塊散碎銀手，約有三兩多銀子，向地上一扔道：「這賠你總行了吧，再敢多言，教你嘗嘗厲害。」說到這，扭頭向祝龍驥道：「怎麼樣？我看方才那老花子定非安善良民，量他步行走的遠不了，事情全由他身上所起，追下他索性在他身上較較真章兒。」祝龍驥道：「孫老師說的不錯，追！」這一打招呼，各抖擻繩，一齊縱蹬搬鞍，飛身上馬。

驀的聽得攢聚的行人中，冷笑了一聲道：「該打的東西，俠義道的門徒，橫衝直撞，視人命如草芥這不過略事懲罰，敢再張狂，定要重責……。」祝龍驥等循聲察看，那行中沒有一個熟臉的

，祝龍驤略一沉吟，遂向大家說了聲：「得，這大約又許是我祖師，我們別給人看笑話了，走吧。」方說到這，只見從挹翠樓酒館裏急急走出一撥人來，立刻也奔了這邊，祝龍驤見正是江南鏢客伍宗義，司馬壽昌等一班武師，伍宗義見祝龍驤等二一撥也趕到，沒有別的事，不便招呼，互相打了個手勢，祝龍驤會意，未敢答聲。司馬壽昌等轉身就走，騾車輛全在酒樓旁，也跟着起程直奔鎮外，這一撥人也跟着往外走，工夫不大，來到鎮外。那伍宗義却站在鎮外僻靜之處等候，容祝龍驤等到了近前，打了招呼，隨即問起在鎮中闖禍情形，伍鏢師並囑咐不要再存客氣，我們的飯賬是你們那位候的，這麼一來，反易露形跡。太極柳逢春一聽這番話，不禁愕然的向伍鏢客道：「怎麼？那個會過你們的酒飯賬來？」伍宗義眼望着小俠祝龍驤道：「會酒飯賬的人我們倒沒看見，只聽堂倌說是個少年的壯士，我只疑心是祝師傅哩，既然不是你們幾位，又是何人呢？」

祝龍驤等聽了也覺事出離奇，因為二俠遊戲三昧，已在意料之中，可是除了他老人家之外，還有何人呢，彼此一時竟想不出暗中又有那路的江湖同道相助，因為這時已有行人經過，伍鏢頭向大家囑咐，沿路多多留意。倒要注意這暗中相戲的，除了二俠矮金剛藍和之外，尚有何人。說完了立刻追上前面那隊人，這時大家沿着郊原綠野往前緊趕行程，直到紅日銜山才趕到青龍驛，遠遠見這青龍驛依山傍水，圍着這青龍驛遍植着蒼松翠柏，前後是兩條街道，伍宗義等護看四個騾子一輛

轎車進了前街，那祝龍驤柳逢春等六位武師却進了後街。

當時當黃昏左右，街上行人頗多，更有好幾撥車馬，也全是投到這青龍鎮投店住宿。江南兩鏢客依着騾夫的話，投奔仁和店，要故意的借着住店中瞻仰瞻仰這拾金不昧，頗具樸厚淳風的店主邱仁和。進鎮甸不遠，只見路旁一座大店，寬大的店門，油飾的亮黃異常，高挑着方燈，上面是仁和老店的字號。兩旁的店牆，用榜書的大字，是仕宦行台，安寓客商，門頭止橫匾是仁和老店，門面牆壁全是新的，惟獨這塊門匾，却是舊的，字跡已經模糊，可見這座店已經年代久遠。

店門首正有夥計們接待一撥客人，內中存兩個店夥見又有客人到來，遂搶行了幾步，上前迎接着道：「衆位遠官，在我們仁和店住吧，衆位全是老主客了，要包一道院子或是佔一道跨院全行。

」伍鏢頭見這個夥計是行家，看出自己這撥人是保暗鏢的，遂點了點頭，大家也跟着到了仁和店門首，頭裏那撥客人已經進店，伍宗義這撥人也全相繼進店，店門大開，連騾馱子也是原裝進到院裏，司馬壽昌一瞧這仁和店，果然局面很大，一進店門，是個寬闊的大院落，高搭着天棚，沿着兩廂房前，一邊擺着四架青石板架的桌子，一排青竹椅子，專供客人們乘坐納涼之用，在靠櫃房前的窗下和對面的夾道內全有月洞門通着跨院，伍宗義鏢頭已經和店夥說明，佔一個小跨院，店夥遂領着大家進了東面一道小跨院只見這道小跨院，非常僻靜幽雅，僅僅的五間房子，北面是一明兩暗是

兩間通連的廂房可是靠東北角上，尚有一道角門，通着別的院落，江南鏢客伍宗義向蔣武師，計綾川等問道：「怎麼樣」？大家向那東北角門看了一眼，全點了點頭，表示可以用他這裏的房間。

盧建堂和鄧武師全是各別的憤重，故作不經意的走到那東北角門前往外看了看，只見外面又是一道跨院，也跟前面的形勢是一樣，絲毫不差，可是西北角，眼前邊併排的跨院，並連處，留着一個夾道，是單有一個小門，往後去還有院落，盧建堂見這跨院的情形沒有甚麼扎眼的地方，遂隨着衆人進了上房，店夥全踉蹌進來伺候一切，騾馱子是在中院卸的，武師們監視的很嚴，令騾夫和趙子手幫着搬運進了跨院，由伍宗義等商量着把七隻紅貨箱子全堆在了東西兩裏間，六位武師是分住東西兩間，各自保護一半紅貨箱子，免得變生意外，那屋裏出了事，由那屋的鏢師自己負責拒賊，這麼各自顧各自的，這裏商量定，趙子手和騾夫們全在兩間東房裏歇息，店家伺候茶飯，這些閒文不在話下，飯後計武師同店夥問起店主現在可在店中，我們久仰邱掌櫃的是拾金不昧的仁厚長者，我們打算見見這位老掌櫃的，不知可以麼？店夥陪着笑臉道：「爺台們這麼抬愛我們掌櫃，那能不願意，只是他老人家因爲已有些年歲，又受的愁苦勞碌過多，所以這幾年雖是生意發達了，他可是常常鬧病，自己在這店房後頭，單留了一道小院；裏面只有三間小房，他老人家自己一人住在那，莫說是我們內掌櫃，就連他們的兒女全不教進他那道小院，自己長齋敬佛，簡直修行了一樣。這

樣歷來沒有人進他小院，這位老掌櫃那還有人見的着，衆位這種意思，實在令人可感，我替我們掌櫃的謝謝吧。」衆人聽了，只好一笑置之。

店夥退了出去，這時不過將到二更，店裏客人有睡的晚的，還是燈火輝煌，談笑甚濃，大家在這時也是飲茶談些閒話，東廂房的騾夫和趟子手們却因一路勞乏，早早睡下，這裏也是耗到二更三點，由江南鏢客司馬壽昌出來到前院先察看了察看，隨即轉進跨院，把併連的偏院也全察看過，各屋的客人相繼入睡，靜悄悄沒人再出入，司馬壽昌飛身竄到屋面上，向四下裏瞭望了一番，這才翻下房來，回到屋中向伍鏢頭報告，說是察看全店沒有異狀，伍宗義隨即向大家提起秦中三鳥劫去紅貨，頂現在雖有燕趙雙俠的藍二俠拔刀相助，一再囑咐，殺我們不用擔憂，獨松關定將所失的紅貨箱找回，像藍二俠那種身份，言行定能相顧，不過事情也不能說准，就沒有變化，我們這次就讓把鏢找回，已經算是把萬兒拆在江南道上，無論如何也得算栽。可是不到獨松關，原鏢沒交到咱們手裏，尤其不算完事，這秦中三鳥實非易與之流，是否能夠知難而退，就此罷手實不敢斷定，今日在中陽鎮酒樓前又遇上江湖道人中，暗中相識，是敵是友，真象莫明，令人多麼担心！這次衆位賓朋，中途相遇，本是良朋聚首，反被我弟兄帶累得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教我弟兄太慚對朋友了。」

伍宗義說到這，還要往下說。

那北路鏢師蔣恩波忙攔着道：「伍二哥，你對別的事考慮並不爲過，若是對於我們弟兄幫忙不安。那就說遠了，我們弟兄這是道義之交。雖是有新朋友，可是因親近親，因友近友，萬朵桃花一樹生，天下武術是一家，我們彼此間雖沒有深交，但是也多半慕名已久，相見恨晚，這次不期而遇，快慰生平，你遇上這場事，我這夥人，除了鏢行就是在江湖道上行道，那一位不是在刀尖子上討生活，誰肯置身事外，何況我們又全是一同奔浙南，並沒有單爲伍兄的事，不肯走的，你又何用不安，何用客氣呢？我勸你不必以我們哥們的行止爲念，至於你所慮的我們那位藍二俠或有不能如願，那倒是真理，他老人家雖是我們淮陽派的老前輩，我們也沒有嫌你輕視他的，多一番慎重，多一點把握，我們從長計議爲是。」伍宗義向蔣恩波抱拳道：「蔣老師俠骨熱腸，令人可感，我天胆也不敢藐視藍老前輩……」

這句話沒落聲，突然後窗那裏，嘩的一陣冷笑。有人低聲讚道：「姓伍的，你算猜對了，藍矮子算的了甚麼，他是白現世，我還得向你借點甚麼，別教朋友費事，你出來吧！」伍宗義見賊人竟又答話了，這次經驗較多，嚥的一口，先把堂屋的燈吹滅，低喝了聲：「別動守鏢。」伍宗義和蔣恩波進了東間，鄧謙原在屋中，司馬壽昌計狡用奔了西間，盧武師原在西間沒出來，兩邊人進了屋，全把燈光熄滅，兩下裏動作敏捷，只不過一剎那間，伍宗義令蔣恩波和鄧謙守住鏢貨，自己把後

窗掀起，往外看了看，後窗外正是那另一道院落，那小院中沉靜異常，黑乎乎的沒有一點燈光，伍鏗頭一擡身竄到外面，雖沒亮兵刃，可是伍鏗頭是暗合着一條桿棒，隨時可以施展運用，這位伍鏗頭到了後院院，那邊計武師也飛身竄到外面，計筱川却把練子槍亮出來，往院中一落，脚尖一點地，已騰身躍起，飛身竄到對面房上，往四下裏一看，那有人踪。屋中三才劍師司馬壽昌，和盧武師兩人守住鏗不敢出來，這時一前一後的把左右前後全搜尋一遍，並沒有賊踪，這兩位武師聚到一處，見這情形又似賊人容心來戲弄，遂翻下房來，隔窗向裏面招呼道：「把亮子燥着吧，點兒已扯活了。」這兩位武師隨打着招呼往裏走時，計筱川伸手一拉堂屋的避風門，裏間屋的鏗客鄧謙，和盧蓮堂各從東西間裏出來，手裏全各拿着亮子，裏外的人同時往堂屋裏走，三位久歷江湖的武師，不禁各自咳的驚叫了一聲，盧鄧兩鏗客，喝問：「你是甚麼人？」

第六十章 抽樑換柱智鬥綠林人

計筱川和伍宗義兩人也搶進了屋中，原來居中迎面的八仙桌子上首，巍然正坐一個瘦老頭，形貌十分古怪，計筱川大驚之下，忙向已亮兵刃的盧鄧兩人招呼：「別動手，自己人。」自己搶行了一步，向前跪倒道：「師叔駕到，弟子不知多有冒犯。」邊說着，急忙跪倒行禮，盧鄧兩人立在那

不敢答言，這時原中的武師也全到了堂屋，座上形如上賓的瘦老頭兒，依然隱坐在那只把手攤了擺道：「站起來，不要多禮。」計筱川忙的站起來，向江南兩鏢客伍宗義，司馬壽昌兩人說道：「這位就是老前輩燕趙隻俠的藍二俠麼！弟子等不知，多有冒犯，還望老前輩原諒。」弟兄二人邊說着，趕忙跪倒，以大禮叩拜，這位矮金剛藍和伸手相摻道：「二位鏢頭何須多禮，我老頭子歷來就好談話，適才多有得罪，望你們二位不要介意才好。」

伍宗義，司馬壽昌全站起來，伍宗義忙拱手答道：「老前輩說那裏話來，我們弟兄此次走鏢江南，竟不知如何開罪於巨賊追風鐵翅雕侯天惠，一心與我弟兄爲難，旅店劫鏢，多蒙仗義相助，使我弟兄能保全這點微名，全仗老前輩的厚愛。此後一切事也要仰着老前輩維護，我們全是武林一脈，我不說感謝話了。」當時這位藍老英雄，把一雙精圓的眼睛一翻，一絲笑容也沒有，冷然向伍鏢頭道：「你這人可有些口不應心，嘴裏說着不客氣，可是仍然這麼滿嘴裏客氣，絕不是我們江湖道上人的本色，你要是我藍矮子當朋友，咱們是概免客氣，你覺怎麼樣？」這一來把個伍宗義倒鬧得結口張舌不知答甚麼是好了，計筱川却從旁答道：「伍鏢頭，你可別拿我師叔的話作準，他老人家是性好談話，無論多生的朋友，也要開開玩笑，你看他老人家對誰要一正言厲色那就糟了，除非真是他老人家的長輩，就是他耍下辣手的仇家，咱們只管存敬愛之心，可不要過事拘束，就是了。」

燕趙雙俠的二俠矮金剛藍和，微然一笑道：「好，洩底就怕當鄉人，你小子把我這點身家病脈，全告訴了人家，我還指着甚麼來騙人？」這位二俠從進門東一句西一句，始終沒有一句正經話，大家也不敢笑，這時挨次全見過禮，正由司馬壽昌捧過一碗茶來，才要往桌上放，大家全聽得外面簷頭上唼的輕響了一聲，風門正半開着，司馬壽昌一扭頭，瞥見有一條黑影，墜在門前，大家全是一驚！司馬壽昌，手裏這盞茶還沒放下，看有夜行人突然在門前現身，自己就勢把手中這盞茶一抖腕子，連茶帶碗全抖手打出去，這一手既疾且準，其餘人也要往外闖，只聽門外嘩嘩一聲，磁碗墜地，隨着這碎碗之聲，有人低着嗓音說道：「相好的，你真招呼，我們這裏多謝了！」

當時一衆鏢師手要向外闖，燕趙雙俠二俠藍和隨卽向衆人道：「不要亂吵，猴兒豈子知道我老頭子在這，他們焉敢太歲頭上動土。」說道，突向外招呼：「龍兒，你還不進來等甚麼？」外面的跟着答道：「我倒想進來，只怕……」藍二俠忙喝道：「少要囉嗦，難道還要把店家全驚動進來麼？」這時一衆鏢師全聽出這夜行人是自己人，遂全停身不動，風門洞敞，從外面湧身竄進一人，敢情來的正是小俠祝龍驤，身上斜揹着一個長方形包裹，司馬壽昌心裏一動，心說這才怪道，這包裹的情形和被劫的紅貨箱大小彷彿，只是心裏雖有些懷疑，不便出口，祝龍驤進得門來，向大家作了個羅堅揖，拱手說道：「衆位老師，要多多原諒，恕弟子冒昧之罪。」伍宗義和司馬壽昌對於這師

徒二人的無理取鬧的情形，雖然不快，但是現在還得仰仗他師徒給追回玉鏢，那好開罪，仍賠着笑臉的來週旋，知道祝龍驥和那五位老師住在後街並沒有甚麼事故。那祝龍驥却把背上措的包裹解下來，往迎面桌上一放，那司馬壽昌忍不住方要問老俠，這可是所失的紅貨箱麼？只是話未出口，藍二俠忽站起，向祝龍驥道：「我幾乎忘了件大事，小子，我告訴明白了你，免得誤事。」說到這抬頭向面前站的這六位武師鏢客們瞥了一眼，向祝龍驥道：「法不傳六耳，來，咱們屋裏說去。」祝龍驥答了聲：「是。」隨着二俠就要往裏間走，藍二俠扭頭說道：「貨別離客，你攔在那放心麼？」祝龍驥並沒答言，翻身把迎門桌上那隻包裹抓起來，往肋下一挾，跟在二俠的背後走進東首裏間。

這一來堂屋的六人一個個全木立在那，也不敢說話，也不敢隨了進去，大家屏氣以待，只聽屋中一陣吱吱喳喳的說話，一陣就夾着輕微的別的響聲，大家只是懷疑納悶，倒全不敢往裏間門前湊了，沉了一刻，二俠一挑門帘，從裏間走了出來，那小俠祝龍驥仍然提着那隻包裹隨着來到堂屋，太極柳逢春忙說道：「老前輩，途中一丐指示，伍鏢頭所丟鏢貨，獨松關定給追回，趕是師叔已把那隻紅貨箱奪回了麼」藍二俠道：「不錯，我倒是已把那隻箱子討回，可是候天惠那老兒豈肯就這麼罷手，我本想教龍兒自己把這隻紅貨箱送還你等，可是我想到那猴兒崽子專會乘人之危，打死老虎，龍兒這孩子還是最剛強，我這才親自送了他來，果不出我老頭子的所料，猴兒崽子，冤魂纏

隱似的，跟我跑了二十里路，想不到我依然走在龍兒頭裏，這孩子越吃越饑，越呆越懶，我倒還走在頭裏來。」

那脫龍驥雖則在旁聽着，乾鼓肚子生悶氣，可不敢辯別。這位藍二俠遂又向伍宗義道：「伍鏢頭，我這次安心跟猴兒崽子們一較長短，我倒要看看這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是真猴是假猴，我這次來，半爲送還這隻紅貨箱半爲等他，跟他較量長短，龍兒，你把這隻紅貨箱交給伍鏢頭，和司馬鏢頭，請他們兩位把箱子的鎖打開，問他們二位有貨單子沒有？要有貨單子，教人家開單子點收，咱們爺們是窮光蛋，這麼價值好幾萬的珠寶，咱們爺可有點担不起。說實在的，親是親，財是財，交情說交情。公事說公事，話又說回來，我們爺們行道江湖，就指着兩肩擡一口，可是名譽自覺着比金子還重。我們可担不起人家紅口白舌的，舌板子壓死人，龍兒你說是不是？」這位矮金剛藍和盡說點子不三不四的話，祝龍驥見師祖這套話頗有江湖生意口一熟爛一似的，這分明是說給兩位鏢頭聽，人家要是老辣的手兒，來個不聽這一套，我看你還怎樣辦？」

藍二俠道：「那知道番話果然生了效，那江南鏢頭伍宗義倒是真個心裏一動，想到要打開這隻紅箱子。看看裏面是否原封未動，可並不是疑心二俠有甚麼不可靠，是恐怕這箱子紅貨已落到賊人手裏，不能不慎重一下子，只是藍二俠這套話說出來，半說半諷，分明是怕人瞧不起他，信不及他。自己真要先

打開箱子一看，這位性情乖張的老俠客，就許拂袖而去。那一來自己受人家拔刀相助之誼，反把人家得罪飛了，自己面子上也難看，也顯着擔不起一點事來，這時見祝龍驥已把那長方箱子的布包袱打開，只見原來的封鎖照樣的鎖着，看情形是絲毫沒動，遂含笑說道：「老前輩說那裏話來，我們對於老前輩是衷心敬戴，那會信不及呢，我們彼此全是江湖道上人，相見以誠。我們對老前輩焉敢稍存懷疑」。一邊說着一邊把這隻箱子送進東間，自己在端起這隻箱子時，暗中試把試分兩輕重，立刻暗暗放了心，因為箱子的分量跟原來並不差。自己把箱子放好，重到堂屋想要向二俠領教，這秦中三鳥怎樣對付，可是自己到了堂屋，二俠矮金剛藍和沒容自己開口，二俠向祝龍驥道：「龍兒，你趕回店中吩咐他們趕緊結束停當。趕到獨松關聚齊，這秦中三鳥還要跟我一決雌雄，你們要到那裏看個熱鬧，你們只要去晚，我可不等候了」。祝龍驥點頭答應道：「那徒弟要先行一步了。」祝龍驥又向大家一拱手道：「衆位請坐，恕我不陪。」司馬壽昌趕緊走了兩步，往外送道：「祝師傅多受辛若，連杯水未飲，怎麼就走呢。」

祝龍驥含笑點頭道：「我們現在全有事牽纏，前途儘可相聚，請回吧。」說到這向司馬壽昌一拱手，已跨到風門外，聳身一縱，躍上簷頭，立刻踪影皆無，伍宗義，司馬壽昌被這爺兩個鬧得迷離離的，究不知這師徒居心何在。

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請大家落坐，向伍宗義道，「伍鏢頭，此次秦中三鳥故意與你們二位爲難，我要請示你們弟兄，先前可跟那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有甚麼樑子，還是他們只因爲你這票暗鏢價值過鉅，不念江湖道義氣，來下手劫掠呢？」武宗義道：「我們弟兄歷走南路鏢，秦中三鳥只在川陝一帶行道，既無一面之識，更題不到結樑子，此次他們竟來到江南線上動我的鏢，弟子此次蒙老俠容拔力相助，把已失的鏢追回，可是弟子總算折在他手內，弟子算把鏢交到餘杭，約請江湖同道，到秦中跟他算賬。」

二俠矮金剛藍和點頭道：「既是他們沒有樑子，猴兒崽子這麼伸手拾買賣，這叫故意欺人，伍朋友，你還是真得存心一雪此恥，不過我老頭子教你痛快痛快，我此次跟他招呼上，已足夠你出氣的了，我沒教他討了好去，他要是曉事的，應該知難而退，獨松關他要是不到，那算他有自知之明，眞要是找去了，我教他大家面前現够了世再走，那可是他自找，可是我老頭子也不願那麼過事羞辱他，那老猴兒崽子成名不易，這麼教他栽大發了，他也未必肯甘休，這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結，只是事情要是擠到那也顧不得許多了。」司馬壽昌：「老前輩說的是極，只是我們弟兄雖是見聞淺陋，武學沒有眞功夫，可是這些年向不敢得罪江湖道上朋友，秦中三鳥絲毫不念江湖道的義氣，楞來下手搶鏢，實在欺人太甚。我們若不跟他算算這回賬，也教他太看我弟兄可撥，老前輩盡管放手跟他招

呼，有天大的事，我弟兄接着，就是爲這場事落個坑家敗產。我們也認了命了。」

二俠矮金剛藍和微然一笑道：「誠如你老兄的話，我們雖有息事寧人之心，其如賊人們居心不良，非和我們作死對頭不可，這就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們只好遇上甚麼接甚麼。就是了。」一旁的鄧武師方要答話，二俠矮金剛藍和猛向風門那兒一躬腰，一點頭，說了聲：「相好的，你來晚了，死約會不見不散。」忽然那二俠一揚右手，唻的一點銀星破窗打去，外面唻的只略微的一響再沒有別的聲息。二俠隨即向大家一擺手，不教大家動，隨即向隔着六七尺遠的牆角茶几上一盞火焰閃爍的油燈一揮掌，燈焰應手而滅，大家微攙目先，由盧建堂和鄧謙分守住了東西的暗間，保護箱籠包裹。

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已經飛身縱步到了門首，風門只微啓了一線。二俠已經彎身一縱，到了甬牆角，一個鴿子翻身，飛燕穿林，屋中的武師雖是緊隨着二俠往外推門探望，就這麼快，依然沒有看清二俠在那裏翻身，大家非常折服，莫怪他老人家敢這麼往外撈闖，不怕遭賊人暗算，人家真有這種非常的本領，這時江南兩鏢客伍宗義，和司馬壽昌，雖有二俠的囑咐，不令多管外面的事，只是自己身爲主人，況且兩間廂房裏還有客人，也得保護，遂跟着也各擺兵力，到了院中，這裏離則關了這麼半晌，因爲在跨院裏，跟前院隔着一段短垣，並沒把前面的店家和客人驚動出，兩鏢客

一到跨院裏，先向上房裏打了一個招呼，只見那趨子手們早已警覺，全各自持械戒備着。

伍宗義和司馬壽昌見二俠已失了踪跡，彼此一打招呼，全飛身竄上了房頭，往四下裏一打量，見左邊絕沒有藍二俠和暗中那綠林人的踪影，兩人一看這一帶的形勢，賊人既是爲自己來的，定然只撲奔自己，這時既被二俠驚走，一定是要撲奔這青龍鎮的鎮外，獨松關尙有一天多的途程，一定是奔東南下去的，伍宗義主張兩人分從青龍鎮的這條街往北南街口搜一下子，看看這鎮上是否尙有匪黨潛伏，當時司馬壽昌遂奔北鎮口，伍宗義是奔南鎮口，可是兩人不適暗中計議，尙未離開店房，才上跨院的院牆，忽的猛從那東面的大院中一排客房上竄過一條黑影，身形輕快絕倫，往房上一落，脚下非常輕巧，屋面上絲毫沒有聲息。

這時伍宗義已從西面一道小院縱出店房的羣牆，方往牆外一落，突然的迎面竄過一條黑影，捧定一口寒光閃閃的鋼刀，攔頭蓋頂就砍。江南鏢客伍宗義早將桿棒從腰中摘下來，擎在掌中，這時見暗中竟有匪人暗算。自己脚下並沒站穩，好在武功實有獨到的功夫，只單足點地，金鷄獨立式往右一傾身，左手駢食中一指，往來人的雪亮的刀身上一點，右手的桿棒已從右首掀起，悠的往賊人的刀背上就砸。賊人拚命的往回一撤招，刀光閃處，海底撈月式，反身向伍宗義鏢師小腹上擦來，伍宗義喝聲：「鼠輩，來得好。」左脚往後一撤，右腕往左一領，一個玉蟬倒翻身，悠的這條桿棒玉帶

圍腰，向盜人的中盤纏來。盜人一個旱地拔葱，往起一蹬身，平地拔起丈餘高，斜着往下一落，伍宗義喝聲：「賊子，你那兒走？」一抖桿棒，才要追趕。猛聽得靠西街鄰的牆下，暗影中有人喝道：「併肩子，這個托線孫既是沒掛着居米子唉，我們馬前點接應『陽向』的弟兄，看從那裏走了貨。」這個才脫身的匪徒，答了聲：「便宜了這個匹夫。」伍宗義對於這種江湖術語那有個不明白，一聽賊人是說自己不是他們所攔劫的人，身上沒帶着多少財貨，趕緊接應南路的弟兄，怕從那裏走了人。伍宗義見賊人還不止一人，自己略一遲疑，身後突然發出微響，伍宗義略一回頭，見一條黑影從店中飛縱出，來人並隨着往下落之勢，低着聲音叫道：「伍鏢頭，慢走。」

鏢頭伍宗義究竟看不清來人是敵是友，不能因他這一切似是自已人的話，就放大意了。依然往斜處一個箭步，身形不往起縱，脚尖擦着地面，縱出六七尺去。跨虎登山式，斜拖着桿棒，蓄勢細辨來人。這時來人身形往地上一落，伍鏢頭這才看出來人，隨問道：「你可是蔣老鏢頭裏？」果然來人正是老鏢師蔣恩波，伍宗義急忙往前迎着問道：「蔣老師，店中怎麼樣？」蔣恩波道：「伍二弟放心，沒有別的事。藍二俠已然回來，教我請你回去，鏢已追回，不要着賊人的道兒，方才好似賊人想用調虎離山計，我們偏不上他的當，司馬四弟也被計狡川師傅請回去了。」伍宗義這才把心放下，才要把賊人不僅一人，大約許在這仁和老店前後左右全埋了樁的情形說與了蔣老鏢師。蔣恩波

忙的暗暗一扯伍宗義的衣袖，不教他再追，伍宗義就知其中另有原故，自己不敢再多言，隨着這蔣老鏢頭翻牆越屋，眨眼間來到小跨院，只見上房屋門半敞半閉，在屋面上就聽出二俠矮金剛藍和太說大笑，好似沒有方才追緝賊人這回事似的。

蔣恩波和伍宗義兩人飄身落在院中藍二俠隔着風門就招呼道：「二位回來了，很好，我們不必跟這羣鼠竊苟偷，偷鷄籠拔烟袋的猴兒崽子一般見識，讓他們鬧去吧。我老頭子歷來，就有客人之量，好在我們也沒吃多大虧，猴兒崽子費了多大心機，鬧了個白忙，枉担賊名，任甚麼沒落着，栽他媽的多大跟頭，現多大眼，一點氣性沒有，還這麼死乞白賴的跟你纏磨，就好像屈死鬼，冤魂纏腿，這麼難離的，衆位師傅你們全是久闖江湖的漢子這次總算頭一回看見這種不要臉的綠林道吧，江湖道上的朋友，別管硬摘硬拿，明吃暗取，全有江湖道的本分，不能作出忝不知恥的舉動來，如今這猴兒崽子，竟和我們這麼胡纏，我們倒不好，和他們一般見識，只是把這羣猴兒崽子全打發上他姥姥家去，又顯得我們跟小子們一般見識。想來想去，只有我們趕緊的好離好散，我們別攪人家買賣，這裏住着好幾十號客人，別攪的人家買賣客商，全不能安睡，咱們弟兄可不能挨這個罵，我們趁這時趕緊收拾一切，五更一到，我們趁早起程，有甚麼事，咱們前途上比劃去。」

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一個人口若懸河，似瘋似傻的，這麼說了一陣，別人也不敢開口，也是無

法開口，藍二俠也真不容別人說甚麼，只有聽他人家自己隨便的說，這時已是四更過後，司馬壽昌湊到老俠客面前，低聲說道：「老前輩，我們真個五更起程麼？賊人尙在四下埋樁，只怕未必容我們走的開。」二俠矮金剛藍和眉尖一挑翻眼睛向司馬壽昌道：「不用你們操心，我看準了，這裏別看有冤魂纏着，他可沒有那麼大胆子，真敢跟我老頭子明挑帘兒招呼。」說到這，暗向司馬壽昌使了個眼色，司馬壽昌這才不敢多言，立刻和大家打了招呼，收拾一切。一會兒外面梆鑼已交了五更，二俠矮金剛藍和吩咐把店家招呼起來，給燒水淨面吃茶。立刻算清店賬，這就起程這時雖是五更已過，可是離着天亮還有些時，外面還是黑沉沉的，那各院的客人們多半還在睡鄉，這班人把鑲貨騾馱子，一輛轎車全備好，自帶的燈籠點着，人馬出店，二俠藍和在後面押着這撥鑲，無形中顯然這位藍二俠就成了鑲主，那知秦中三鳥，不肯甘心、中途劫奪，俠盜鬥智，矮金剛戲耍侯天惠，衆鑲師松林中蒙藥，二俠獻絕技氣走秦中三鳥等事蹟全在下章交待。

第六十一章 矮金剛堤戲雙寇

上章書敘到淮陽派的燕趙雙俠二俠矮金剛藍和義助江南鑲客，護解暗鑲，與江洋大盜秦中三鳥暗中較量上。矮金剛藍和此時竟神色自若的，在後面親自押鑲，乘尙未黎明時催促起鑲離店。車馬

驢馱子一出店，街上冷冷清清的，居民鋪戶全在睡鄉。才出店門，伍宗義等全看見對面房上有人影閃動。一般人早經那藍二俠囑咐，不論見了甚麼，只作沒見，不得冒昧聲張！故此伍宗義等全裝作沒看見，任憑暗中埋樁的匪徒們現形隱跡，依然各自低頭奔鎮口走來。一條黑沉沉的長街，驢馱子踏着格外顯着蹄聲清脆，不一時出了青龍驛鎮口。

伍宗義見二俠沒有牲口，大家全有坐騎，自己要把牲口讓與了二俠。藍二俠微笑一聲，隨即一撮唇，只見從道旁一片小樹林中竄出一頭黑驢，來到二俠面前四蹄綳住紋絲不動。伍宗義等十分驚異，大家這才紛紛上馬走進曠野荒郊，斜月疎星，漸漸隱去，東方漸漸的現了青濛濛的霧氣，遠遠的望着那田地裏，有的旱田是一片青黑，有的是水田，已被東方將曉的微光映照的，看出稻田行壟。又走了里許，只見曉色朦朧，遠遠的天目山在望。

這天目山山脈頗長，層巒聳翠，雄偉壯麗，滑着一片水田，直奔山根而來，太陽雖沒上來，天色已亮，人馬行在這野地裏，照得這一行人鬚眉皆碧。大家雖是澈夜未眠，可是被這野地裏清新的朝氣襲着，全是精神振奮，才走過一段水田，又是一道小小河溝子，一道小橋，河裏泊着幾隻小船，船上的漁人已經把網支起晾着，這一行驢馱車輛正經過小橋，計筱川是正在二俠頭裏，二俠跨着這頭驢坐在驢背上，好像睡着了似的，計筱川忽的聽得右首隱隱的一陣蹄聲，不由抬頭往右首察看

只見往東南有半箭地外，一股子小道，有兩騎快馬，鐵蹄翻飛的順着小路往前趕，牲口走到有泥水的地方，不能疾馳，只好放緩，眼看着到這小河子前，按理說也該繞過來從這道小橋過去才對。那知那兩騎馬竟自在河邊上略一遲疑，那兩匹牲口竟淌着水渡過，這才知道這兩個騎士深悉這條小河的深淺，所以才敢涉水而過。只是看他避道而行，分明是避着自己這邊人，頗似匪人一黨。

計筱川遂回頭向二俠招呼了聲：「老前輩請看，那邊來的敢是匪人蹀盤子的麼？」矮金剛藍和翻了翻眼皮說道：「管他那閒賬呢？」那兩騎馬，上得岸去，立刻風馳電掣而去。這時一班武師等全過了這道小橋，二俠矮金剛藍和，雖是口中說着不管這些閒賬趕到一過小橋，悄不聲的雙足一磕驢腹，這頭黑驢，順着這條河岸走下去，疾馳如飛，眨眼間竟追上了那兩騎士，這兩個壯漢，全是不到三旬，驍悍矯健，馬鞍檔上各掛利刃，看相貌全是河朔健兒，倒不像是妙手空空兒的黨羽。這二位二俠矮金剛藍和追上了兩個馬上的壯漢，把韁繩放鬆了一點，雖然仍是俯身在驢背上，頭也不抬，暗中已把兩人的神色看清。見兩個馬上壯漢，雖也不時的扭頭怒視自己，可是那種狂傲的氣餒依然不減，足見兩壯漢並不認識自己，倘若兩人知道我老頭子的姓兒名兒，多少總得暗中戒備，絕不會這麼不作理會。藍二俠心說：該着你兩個小子搗霉，我先把你兩個打發了。

二俠矮金剛藍和打定了主意，立刻噙含着檔裏一使勁，這匹黑驢兩耳一擺動，四蹄放開，路：

……真如一縷黑煙，順着這道河堤往前闖去，那兩騎馬相隔並不甚遠，這時全走在河堤上，河堤並不甚寬，只有六七尺，前面這兩個壯漢還是並轡而行，爲是好在馬上說話，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逕向這兩匹馬的當中衝去，來勢迅疾，馬上人一聽得蹄聲，二俠這頭驢已經到了，隨即一領韁繩，石邊這壯漢騎術頗精，猛然往前竄了一頭，爲是跟他這夥伴錯開一步，好讓二俠這頭驢從當中過去。他這種騎術倒是真高。

無奈二俠安心是想毀他兩人，黑驢也是一個猛貨，二俠狂喊了聲：「哎喲，要幹」左臂一扎撒肥大的袖管一拂，正掃在馬眼上，左邊這匹馬希聿聿一聲長嘶，前邊兩蹄往起一揚，幸而這兩匹馬的馬鞍前可是全有鐵過樑，這壯漢把鐵過樑抓住，沒把他掀下去，這匹馬已撞下堤去，左邊堤下是一片水田，這匹馬已驚了，一陣咆哮掙扎，泥水飛濺，急的他高喊堤上夥伴：「併肩子，這小子是點兒，誠心捧我們，追上他，把他廢了？」這時二俠的黑驢已竄出五六丈去，扭着頭一聲冷笑道：「小子你還敢發威，蹭掉我一根驢毛，賠我一根頭髮，我還不願意哩。」那右邊壯漢，一聲怒叱：「好個老小子，你敢戲耍二太爺，你別走？」

矮金剛藍和冷笑道：「由不得你，小子，你不服跟我來。」二俠矮金剛藍和這一叫陣，那匪徒那還再忍的下去，一抖韁繩，如飛的追趕下來，這位藍二俠不慌不忙，順着這道長堤往前又跑出一箭

地，堤上尙沒有多少行人，只有兩個短衣赤足的壯漢點綴着這道長堤，那燕趙雙俠的二俠矮金剛藍和，略一回頭，見那壯漢已追過來，那被擡下堤去的壯漢也把牲口攏住了，重上堤來，兩壯漢嘴裏罵着，先後追來，二俠矮金剛藍和反側把黑驢略勒了勒，頭一個馬上壯漢已跟蹤趕到，這位藍二俠容他追近，猛然一領繩繃，不向來人說話，反向胯下黑驢說道：「黑兒，這可看你的了，人家比你個子大，早就瞧不起你，你要含糊了，我剝你皮熬膠去。」這頭黑驢好似懂話，一打旋，反回來向那壯漢衝來，馬上壯漢，策馬疾追，驟然，見瘦老頭的驢反衝回來，那容易收的住勢，眼看這頭黑驢拚命的向自己的馬頭撞來。

這馬上壯漢心說：喪氣，我沒見過驢敢跟馬拚命的，怒罵了聲：「畜生，你敢找死！」掄起馬棒探着身子向驢頭就打。這頭驢一聲怪叫，往左一竄，擦着這匹馬的左首過來，可是尾巴可沒閒着，嗖的往右一甩，驢尾正抽在馬頭上，這一下子還抽的够着實的，這匹馬希聿聿一叫，往右一竄，馬上壯漢的藥子可大了。兩前蹄已撲到了堤下，噫噲的連人帶馬全滾下河坡，水花四濺，那壯徒也被摔下去，這一來還仗着他兩腳沒紮實了鏝，若是兩腳全紮滿了，從馬上翻下去非把他淹死不可，這時連人帶牲口雖全喝了水，仗着河邊上水淺，全掙扎起來，那第二騎的壯漢，業已追到，這名壯漢更是難看了，一身滿是泥水，遠遠的見同夥掉下河去，更緊鞭跨下馬，一來想接應同伴，更因氣

忿忿出，這次想欺近了拿暗青子把這瘦老頭傷了解恨，那知相離還有兩丈五六，這匪徒手中本扣着鏢，馬走的快，恐怕稍遠打不準，白糟踐一隻鏢，這一來倒不用他發鏢了。

那二俠矮金剛藍和見這匪徒已到，自己把這頭黑驢一領，立刻翻轉驢頭，不露聲色的扭頭說了聲：「小子們認識認識我老頭子不是好惹的，你也下去洗個澡吧。」話聲未落，肥夫的袖子一甩，立刻嗖的兩下輕叱破空之聲，匪徒身在馬上，不易躲閃，二俠發出來的是兩枚青銅錢，一只打中了馬腹的左邊，這匹馬任憑怎樣矯健，也禁不住一兩處受傷，一聲咆哮，也照樣翻下河去，二俠矮金剛藍和回頭看着兩人兩馬，渾身泥水的掙扎，哈哈大笑，手指兩人道：「我老頭子先走一步，咱們回頭見。」二俠把鬚繩一抖，小黑驢四蹄翻飛，向前馳去，這兩個壯漢空有一身的功夫，只是身在泥水裏，連牲口也得趕緊的往起提越往旁掙扎，陷入淤泥越深，明知聽着這瘦老頭子得便宜賣乖的，莫說是追趕，就是還口相罵全沒有工夫，一嘴的泥水，肚子裏被灌的發脹，乾看着二俠疾馳而去。且說二俠矮金剛藍和，追趕上伍宗義等，一班武師們全看見這位老俠客柳堤戲變惑。把一雙賊黨戲弄得全掉在河裏，大家不盡捧腹大笑，好在相離尚遠，不致被賊人看見，這時見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已從河堤上追趕到近前，大家才要向老俠打招呼，老俠客竟自一語不發，往前催驢竟走，大家在先還不知是怎麼個意思，這或者另有用意，大家全不敢言語，只各抖鬚繩，追隨着二俠的後蹤往前趕來。

，還慶彼此各不相顧的，一會兒走出來四五里，伍宗義一看這位老俠客的情形不對，那兩名賊又沒有追趕了來，眼前又沒有匪黨，蹤跡，遂問道：「老俠客甚麼一語不發？」

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扭頭向伍鏗頭道：「沒有甚麼說的，我是忽的想起一件要緊事來，我眼人家定了個要緊約會，正是今日今時。不想方才被這兩個匪徒耽擱的，竟把這件要緊事忘了。我非常着急，所以一切事全顧不得，只想越老越糊塗，竟把這件事給忘得死死的，我想伍鏗頭們先行一步，我到前面不出二十里那個張河口，咱們下一站聚齊。」說到這，回頭望了望又說道：「匪徒們已被老夫懲治的够了！諒他們重再起程你們也就到了下一站了，你看你們後路接應已到，我只好先行一步了！」說到這不再等待衆人答話一抖韁繩，逕向那東南走下去，這位老俠客語言模糊，行蹤突兀，鬧得伍宗義等全莫明其妙，呆乚站在那，直看到這位老俠客行蹤已渺，才招呼大家趕緊起程。且說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離開一班鏗客，自己策動黑驢够奔正東的一條小路，走過兩處較小的村莊，見己和伍宗義等相隔很遠，遂折轉路程，奔了往天目山接香嶺的蹬君而來，一路上仗着這匹小黑驢的神駿，和自己控馭的特能，盡揀那羊腸小徑向前走，二十多里的路途，已到了天目山接香嶺的蹬君口二俠翻身下馱，立刻拍着這頭驢說道：「黑兒，我告訴你，這一片深祕的草原，全是你遊玩之地，只不許你往上走，這山上儘多狼蟲虎豹，只要上一走准把你嚼了。」這頭驢雖是吁吁的直

喘，可是四足挺立的站在那聽着，好似他真懂人話似的，二俠把手一揮，喝聲「去吧。」這頭小黑驢，立刻四趕發開，歡躍着鑽向樹林之中，二俠即循着接香嶺的蹊道口，往上走來。

這時也就是未末戌初的光景，這接香嶺的蹊道上是兩旁一行行的蒼松，濃蔭遮地，一直的往上走有二里多地的蹊道，走到蹊道的上層，只見上面一片青翠的山頭，層層疊翠，草木叢生，再回望來路，只見下面人畜如蟻，一處處的農家，襯着那碧綠的田野，如入畫圖，二俠遂從那接香嶺轉下嶺頭，山行的道路迴轉，頗顯得多走些冤枉路，二俠直繞到接香嶺的最高處，縱目四望，這時上面的山風頗勁，風吹得衣袂飛揚，站在上面，頗有飄飄欲仙之概，自己向那嶺頭上望了望，自言自語的道：「好小子，你真敢這麼胡來，你倘有差錯，那還有你的狗命在！」當時這二俠又自言自語道：「我是自尋苦惱，這孩子也過於胆大，我們爺倆愛管閒事，算是金湊到一塊兒了。」

跟着往山裏一看，只見沿着山坳裏，因為接近外山，頗多居民，那些有住在這裏的，一半是穴居，一半是依遊獵爲生，或再有種地的，全是聚在這近山一帶，那天目山綿亘數百里，入山深處，奇禽怪獸，遍地皆是。入山的人，那稍微不明路徑的，一個把路走錯了，錯入亂山裏，不飽虎狼之膾，也容易困在山裏，這時已暮靄蒼蒼，炊煙漸起，裏山外山的居民，全在晚炊，二俠遂順着一條入裏山的小道，向下走來，到了山根下，只見許多獵人正從山裏歸來，肩頭上抗着虎叉和獵來的野

獸，沿着這條山壁，築着一排堅固的房子，全是各有家室，妻孥們見他的男人們安然歸來，倉皇歡迎，把獵得的野獸接過去。堆在門前，有的坐在石頭上，有的席地而坐，全是欣然說笑，那獵戶的家人，在屋旁堆的石灶上燒些山泉，團團圍坐左右石板的案子上喝水解渴。

在這時又有六七名頭戴大草笠，肩抗着農具，順着山坡小路走來，到了這夥獵戶近前，只見他們好似一家人似的，也照樣在這曠地前坐下，和獵人們互相談笑起來。這時暮色西沉，濃陰圍繞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個人臉上全呈着一團和氣，一臉笑容，跟着那壯健的村婦們，把晚飯做得熱氣騰騰的端了上來，擺到石案子上，有三四人，有的五六人，相聚着吃起晚飯來，看到這種情形，真如世外桃源，人間勝地，老俠客不禁長嘆一聲道：「像這班人，樂天知命，自食其力，比我們這江湖道中人又高多了，我是一事不爲己，專爲他人忙，雖則是把利看得淡了許多，可是這「名」字還依然不肯撒手，這樣看起來，我們還不如他們了。」

二俠矮金剛藍和一邊思量着，從一道斜山坡走下來，來到這理獵戶的近前，抱拳拱手道：「衆位老哥，借問一聲，這裏是甚麼名兒，附近可有禪觀寺院，可以投宿之地麼？」內中有一名獵戶，年約四旬餘。一張赤紅的臉面，濃眉巨目，臉上一團正氣，聽了這話忙拱手說道：「老人家是遊山的，還是想穿過這道山崗？這裏沒有寺院，要是觀音廟宇，順從這裏繞過道孤嶺，順着一條樵徑

奔西北，遠遠就可看見一段紅牆，那裏名叫落雁峯，那座廟名叫棲鶴寺，雖是個清修的小寺院，廟中只四五個僧人，廟中可頗有香火地，更有茶樹，產茶頗豐，廟中很是富裕。凡是遊方掛單的僧人，到了棲鶴寺，定能賓至如歸，就是遊山的客人，走到落雁峯，趕上風雪載途，廟中一樣的款待齋飯，客人臨走佈施也行，一文錢不給，僧人們絕沒有不快的顏色。老朋友你若是沒有地方住宿，儘可往棲鶴寺去。老朋友，你要是沒吃飯，不嫌我們這種粗茶淡飯，只管隨便吃些，老朋友，難道你還客氣麼？」

二俠矮金剛藍和也有些饑餓口渴，含笑點頭道：「這天目山我在四五年前倒是來過一次，不過沒走這趟道，我記得那時走的是西北一道山口，那裏倒很有些賣茶賣吃的，不料這次從接香嶺竄道上來的，就會上了這麼大的當，從入山到現在，連個賣茶賣水的全沒看見，我倒只好厚顏叨擾老哥們了，我可不是有錢的人，可知道山居不易，一切飯食全不方便，我叨擾過定當稍表寸心。」這獵人含笑說道：「老人家也過於客氣了，一餐粗糲，何致就把我們吃窮了，老人家快請坐吧。」

二俠矮金剛藍和道：「好吧，我倒要叨擾了。」當時二俠矮金剛藍和，欣然就坐，在這邊一共是四個獵人，石案上擺着一大盤風乾的臘肉，一整醃鹹蛋，和一堆黑麵饅饅，跟現燒的一瓦罐沸水，那旁邊的就着光潔的石地上擺着飲食，並多着一磁壺釀的高糧酒。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嗜酒如命

，嗅得酒氣，不禁點頭道：「你們山裏真稱起洞天福地，這種山居的飲食更是甘美，可是你們這裏更有這芳香撲鼻的美酒，這恐怕是市上所賣吧？」旁邊一個已經喝得面紅耳赤了獵人回頭向二俠矮金剛藍和道：「老朋友，你猜錯了，我們這種拿性命換來的錢，還敢那麼胡亂花用，這個酒實是我們自己所釀，老朋友，你既然也好杯中物，煙酒不分家，何妨一塊兒喝兩杯。」二俠矮金剛藍和忙道：「我這可是太以失禮，連衆位的上姓高名，還沒領教？」

這個形似領袖的獵人答道：「老朋友不要客氣，我姓柴名義，那個醉鬼是我們夥伴中的老兄弟，名叫醉鬼親刀子柳通，他是不喝足了酒不肯進山，只要喝足了，立刻精神全來了，遇上獸羣，真敢招呼，這才給他起了個親刀子綽號。」那少年獵戶也斜着兩眼道：「首領，那怎麼把我這點現眼的事全告訴人家了，這位老朋友你貴姓？我們還沒領教哩？」二俠矮金剛藍和道：「我在下姓藍行二，沒有名字，只被人家稱呼爲藍老一，你們二位也這麼招呼吧。」那親刀子柳通把一只艾颯滿滿篩了一盞酒，讓藍二俠一塊兒喝，藍二俠不再客氣，遂坐在他身旁，兩人一遞一杯的暢飲起來，藍二俠酒量既豪，更兼這裏自釀的酒，全是經年的陳酒，兩人這一歡然痛飲，藍二俠見這親刀子柳通的一派豪狂不羈的性情，和胸無城府的可愛，自己十分喜歡他。不過他的年歲已經二十多歲，筋骨已老，再授以武功，不容易練出來，只好心裏存着他，將來遇到了機會，定要助他一

臂好力，二俠這種心意不過一時的感情用事，至於將來是否還能跟這獵人相遇，二俠自己也不敢定准，焉想到後來這親刀子柳通身在鎮南將軍府護院，爲性情極直，口頭不慎，開罪妖姬百鍊娘，眼看若要喪命在藥茶下，燕趙雙俠趕到救了他，可是雙俠也仗着醉鬼洩底，三盜碧玉爲齋，巧得擊龍定海珠，這種事任誰也想不到僅僅一面之緣，十年後會有這般巧合。深嘆造物安排之巧，這是後話不題。

且說二俠酒足飯飽，這時天色愈黑，獵人們全要歇息了，首領柴義向藍二俠道：「老朋友，你這大年歲，白天走這山道，只要沒有野獸的地方，還將就着可以走，這夜晚雖有月色，只是老朋友也不易走吧？我們這裏地方雖是狹小，老朋友何妨將就一夜呢？」藍二俠遂當然說道：「柴老哥，多謝你的美意，我還有個夥伴，我得趕緊找着他，柴老兄不用替我懸繫着，莫看我這把年紀，好在我還會個三拳兩式的，縱然路上有甚麼，我還許料理的了，咱們一見如故，這麼招擾了半晌，我要是用銀錢來酬謝，我怕柴老兄糊老兄着惱，我們後會有期，再見吧。」那醉鬼柳通，此時醉得已經幌裏幌當支持不住。聽得二俠告訴要走，竟強把眼皮睜了一睜，跟着又閉上。舌頭也短了，期期艾艾的說道：「老朋友你……」藍二俠道：「簡直說不清是甚麼話了，二俠笑吟吟用手按着這醉鬼的肩頭，說了聲：「酒友我們再見吧，你不要動了。」隨即獵人柴義一拱手道：「我們再見吧。」隨即趁燈方

湧起清涼的月色，踏上山頭的小道，奔西北走來。

那一帶越往前走，道路越高，竟會不知不覺的走到獵人所說的那嶺頭轉角的地方，回望獵人所居！已經像是住在鍋底，並且連那片獵人所居處全隱入夜色濛濛中，二俠矮金剛藍和轉過這座聳立的嶺巔，抬頭向這一帶看了看，借着星月之光，見往西北走是一段龐大的山溝似的，因為這條直行的山道，寬有三四丈，兩邊全越綿亘不斷的山嶺，可是沿着兩旁的山根底下，盡是些個雜樹蓬蒿，樹雖是名爲小樹，也有一丈上下，那蓬蒿也有一人高，饒是這麼寬的山道，仍是天然生就的成爲綠林人出沒之地。二俠途略向這兩旁的山根下打量了打量，一下腰，施展開飛行蹤躍的功夫，二俠的身手十分矯捷，真如一縷輕煙，往前走了有兩箭多地，隱隱的已望見一座禪林暗影，老俠客絕不遲疑的逕奔落雁峯，相隔峯下也就是一箭多地，突聽得路旁右首小樹叢中有人嘆息了一聲道：「唉！可惜一個成名的俠客，竟只會騙嘴吃，真該掌嘴！」矮金剛藍和是何等精明，路旁一有聲，竟已一個飛燕投林，一擰身，反往左邊的路旁樹叢前落下，對於所說的話，只聽了一半，藍二俠是絕不想聽這暗中人說的話，只急於要看他怎樣隱蔽的身形，自己就這麼快，只是這暗中說這刻薄話的，竟沒露出形跡，矮金剛藍和胆大包身，脚尖一點地，身輕如燕飛縱過來，往道邊上一落，跟着騰身無起，又落在了右邊的石屏上，施展這種小巧的功夫，草上飛行的絕技，連往那壁立的石屏上輕登巧縱，

往上換了四步，輕輕點着一塊突出的滿佈着蒼苔的石屏上，脊背貼住石屏，往下仔細察看，只見這附近一帶，凡是目力所及的地方，全看的清清楚楚，任憑你多快的身手，也不能立刻逃出一箭地去。

二俠矮金剛藍和詫異非常，心想憑自己這身武功造詣，及輕功提縱術，不敢說登峯造極，也算少見敵手。怎的今夜竟會遇上這種高人，這真是怪事！自己察看了半晌，沒有一點跡兆，立刻腳下一點，往前一縱，飛身躍過下面一行小樹，落在山道內，自己十分懊喪的仍然順着這條山道奔落雁峯，才走到落雁峯腳下，猛然左首裏一聲輕嗽，又有人用沉著的聲音了聲說：「藍矮子，你不用不服，眼前就叫你現眼！」矮金剛藍和聽得話裏發於道左，藍二俠腳點石道，抱元守一，氣納丹田，立刻如一隻巨鳥，凌空而起，剎那間，飛縱過一叢蓬蒿雜樹，脚尖落到上面的樹枝，枝頭往下也就微微一沉，藍二俠二次騰身縱起，又到了左首，微見斜坡的石屏上，仍然不見這行人的蹤跡。藍二俠知道自己遇到勁敵，此人看情形並無惡意，若真是秦中三鳥的一黨，倒是個勁敵呢？自己索性不再理他，翻到山道上，趕奔落雁峯頭，遠遠的已辨出了那座棲鶴寺的所在，遂把身形隱到叢林茂草中，往這廟牆一帶淌過來，來到東邊牆下，才要轉到廟門前，看看這全寺的形勢，突然身後的樹上枝葉突然一響，又有人說道：「矮子，還這麼大模大樣，再遲延，人家孩子的命沒了，你怎麼見人？」二俠矮金剛藍和，驀然一驚，這時身形已然縱起，本是往牆頭落的倏的雙臂往上一抖，身軀

復往上一拔，雙足往外一登，正點着了牆頭，悠的身軀平着往回下翻回來，這一翻身回蹤，退回來有兩丈左右，身形往下一落，拿棒站穩，用沉着的聲音喝問：「甚麼人？」立刻腳下一點，復竄過來，沿着東牆向東南牆角察看，只見廟前一帶松杉成行，朱門獸環，借着星月之光，把這一帶察看完了，並沒有一毫跡兆。以二俠這種身手竟察不出暗中相戲的是敵？是友？這才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午夜深山遇異人。

第六十二章 金刀僧棲鶴寺逞凶

二俠矮金剛藍和覺得暗中相戲的這人，實有超羣絕俗的功夫，自己竟非敵手，不由暗暗着急。憑自己闖蕩江湖一生，還沒有人敢跟自己這麼較量，這次心裏打定了注意，不論你是甚麼心，你這麼對付我藍老頭子，我就認爲你是仇敵！我倒要跟你分一分雌雄較一較高下。悄悄把自己輕不用力的金剛燕尾鏢，登出兩隻來，和在掌內，預備只要，暗中相戲的人，再一發聲，就用金剛燕尾鏢打他。就是傷不了他，也教他再難任意掩飾行蹤，矮金剛藍和打定了主意，隨卽略辨了辨眼前的形勢。

見這座古剎棲鶴寺，頗具形勢，在這落雁峯頭，佔了很大的地勢，廟基建在落雁峯頭最高的地方，四圍盡是翠柏蒼松，山花野草，月光掩映，暗影扶疎，這棲鶴寺廟門壯麗偉大，頗具莊嚴氣象。

。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飛身竄上了廟門頭上，往西南一望，只見茫茫月色下，那前山一帶，重疊起伏的峯嶺，在這沉夜色中，更顯得氣象萬千。二俠無心賞玩這深山的夜景，腳下一點，已到了頭層殿的配殿上，往下一伏身，先往下面瞭望了一眼，頭層殿殿庭寬大，寂無人聲，連正殿帶配殿全是黑沉沉的，矮金剛藍和立刻聳身一縱，躍上了大殿的殿脊，探身一看二層殿內，也是照樣的黑暗無人，二俠暗暗詫異，趕到來到了二層大殿的殿脊，這才看見後面燈火輝煌，後面不是佛殿，情同方丈禪房，兩邊全是走廊，正面的禪堂並不寬大，可是前面多着一片度籬寬有五六尺。

度籬下迎面放着一張金漆大圈椅，上面坐定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胖大和尚，紫巍巍的臉膛，濃眉巨目，禿頭頂，有六個白疤痕，已在空門受過戒，在兩眉中間有一顆黑痣，身穿灰僧袍，青緞子護領，項掛一串百單八顆的菩提珠，坐在椅上一派兇暴之氣，旁邊站着兩個小沙彌，年紀均在十四五歲，相貌倒全端正；再往兩旁看，尙有四五個壯年僧人，全是各持着戒刀禪杖，似乎那凶僧才在這裏落坐，二俠遂在東房坡上隱住了身形，只聽那凶僧說道：「把這小孽障帶來，我非要審問出他的出身來歷不可。」當時旁邊一名僧人答應了聲，立刻從度籬下走出來，從這僧房的旁邊繞出去，够奔後面。二俠矮金剛藍和聽他這麼吩咐，心中一動，心說，聽暗中示警，明是我門下人落在他人手內，我與龍兒本訂規在那接香燭相會，只是他竟沒如期趕來，我已懸念非常，這棲鶴寺竟發覺這種

事，莫非龍兒已落在凶僧之手。正在思索之間，只見那禪房的旁邊，一道小門內一陣脚步声，只見那方才進去的僧人在頭裏牽着一盞紗燈，後面更有兩個僧人，擁促着一個少年蓬頭垢面，在暗影中看不真切，趕到來道這禪房近前，二俠矮金剛藍和，眉峯緊蹙的暗暗着急，趕情來的正是自己徒孫祝龍驥，倒剪着二臂，推推拉拉的擁到了凶僧的面前。

二俠矮金剛藍和十分的憤怒，自己處心積慮的要與秦中三島的追風鐵翅騰侯天惠一決雌雄，教他也認識認識燕趙雙俠的厲害，那想到自己任憑計劃的如何週密，終於畫虎不成反類犬，落個勞而無功還不算，自己這燕趙雙俠的威名頓滅，把江南鏢客的紅貨箱還給弄丟了，人家趕到餘杭一交，發覺了原箱內的珍寶被人掉換。自己掏盡西江之水，難洗汚名，這可是自己生死關頭了。只得忍著滿腔怒氣，看他個究竟。矮金剛藍和往下看時，只見祝龍驥挺胸站在那，昂然直立的毫無懼色，那兇僧聲若洪鐘的向下嚙叱道：「聲障，見了你佛爺還不下跪，敢這樣無理，你有幾個腦袋。」小俠祝龍驥厲聲說道：「曉，你一個佛門弟子，不守清規，敢擄劫良善，圖財殺命，你就是不怕天報，難道就不怕俠義道中人來除你麼？」那凶僧哈哈大笑道：「聲障，你好大胆，在你佛祖面前敢胡言亂語，佛祖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這麼小小年紀，攜帶價值巨萬的珍寶，一定是得來不義之財，你趁早把你的姓名來歷和所帶的珍寶來源從實說明，佛爺或許看在菩薩的面上，饒你這

條狗命，你敢在佛祖面前狡展，我教你立刻剝骨揚灰！」旁邊的一干賊和尚也是隨聲附和的喝問道：「講，講！」那祝龍驥仍然是毫不介意的向那旁邊狐假虎威的賊和尚，呸的唾了他們一口道：「你們這羣不要臉的東西，你家小俠客雖然年輕，闖蕩江湖，甚麼大江大浪全見過，你們拿這種鬼臉兒來嚇唬誰？」

那凶僧一聲怪叫道：「好孽障，你敢藐視你佛祖，你不要疑心你佛祖爺殺你不得，我索性教你明白了你佛祖的心意，再教你死吧！我因為你年紀輕輕，居然這種胆量，一身的本領，這麼把命送掉，太以可惜，我本着菩薩好生之德，你只要能够歸依到你佛祖的門下，我定要另眼看待，准保你江湖道上成名，你只要敢再信口胡言看我取你這條性命，如同掌上觀紋。」祝龍驥冷笑一聲道：「你這個凶僧，太以的不知自愛，憑你家小俠，身為俠義道的門徒，視死生如草芥，既敢在江湖道上走，就沒把這條命看重了，你家小俠既然落在你手內，殺剛存留，只請你給我個快當，我雖死也不怨恨你，你要盡情侮辱，別說我可胡罵了。」

那凶僧勃然大怒道：「孽障，你太以不識抬舉，你想教佛祖慈悲你，我焉能不教你趁心如願，來，先打他一百蟒鞭。」這廬簷下有明柱，那賊和尚黨羽們立刻推着祝龍驥往明柱上綁，祝龍驥任憑他擺佈，竟被綁在了明柱上，另一個僧人，從兩面的走廊摘了一條蟒鞭，厲聲叱道：「你趁早說

痛快話，我還可給你哀求哀求，若再敢遲延，我可動手了！」祝龍驥喝叱道：「你家小俠沒有那些費話，你再囉嗦，我罵你了。」那賊和尚雙眉一挑道：「你真是找死！我要不把你的皮剝了，我算是你的晚生下輩。」說到這是手中蟒鞭掄起照定了祝龍驥斜肩帶背打來。小俠祝龍驥只得把心一橫，把眼一閉，知道這番毒打，定要落個血肉橫飛，事到臨頭，怕也無益自己把眼一閉，立刻靜等着蟒鞭一落，是生是死，也就在剎那之間了。那賊和尚還是用了十二分的腕力，掄鞭打下，蟒鞭才往下一落，噯呀了一聲，這個和尚立刻把蟒鞭甩出老遠去，噯通通地摔在地上，疼的滿地亂滾。這個掌刑的和尙一受傷倒地，那其餘的賊和尚們一陣大亂，正面這個凶僧，兩隻凶燄閃爍的巨眼一翻，說了聲：「有好細，給我拿下來。」這般和尚們全是江洋巨盜，全是很好的輕功提縱術，飛簷走壁，矯捷如飛，有兩個年軀力壯的僧人，一個手使戒刀，一個手提鐵禪杖，脚尖點地，嗖乞的全躡身竄上走廊，使戒刀的在頭裏，往走廊上一落脚，迎面悠的飛過一片瓦來，僧人那裏閃得及，叭的正打在這個僧人的面門上，噯呀一聲，往後一揚身，整個摔了下去。那個使禪杖的僧人也跟使戒刀的略差半步，脚下還滾點着走廊瓦隴，迎頭是一羅瓦飛到，隨着來勢，聽得暗中喝了聲：「下去！」這種手法既快，來勢過疾，砰，嘩啦的，打中了賊和尚的胸膛，又落在了廊子的頂子上，這個賊和尚倒真聽說，悠的翻下廊子來，先掉下使刀的賊和尚，被同黨推了下來，算是沒撞死，可是臉上全成了血洗。

的，這邊一個和尚雖是傷在了胸膛，可是從上面整個的摔下來，摔了個骨斷筋折，這一來所有僧徒齊聲喝喊：「拿呀，別教好細走了。」

那凶僧立刻站起，說了聲：「大膽的孽障，敢來攪擾佛祖的佛門善地。」一回手從一個小沙彌手中接過一柄九耳八環鋸齒刀嘩嘩的一擺掌中刀，就奔了祝龍驤，說聲：「佛爺先打發你上四天大路！」刀頭擺動，眼看着祝龍驤就要飲血餐刀。走廊上猛然一聲斷嚇：「呀，猴兒崽子，賊禿驢，瞎了狗眼，打！」悠的又是一羅瓦片，向凶僧砸來，凶僧用九耳八環鋸齒刀往外一撥，嘩嘩的全打落在地上跟着扭頭向房上喝問：「小輩，既敢來到我這廟中窺探，趁早下來領死，免得你佛爺費事。」當時這凶僧一叫陣，只見走廊上人影幌動，走廊上陡現一人，是個矮瘦的禿頭，凶僧並不認識。燕趙雙俠，見現身的只這麼貌不驚人的瘦老頭，那放在心上。

祝龍驤一見師祖趕到，準知自己的命算保住了，遂把全身的氣力貫到兩臂，細綁的繩子又不甚粗，僧人們全是霸道強梁自空四海慣了的，那把這麼個孩子似的放在心上，原本細的就不很結實，再經過往那明柱上一鬆綁，繩扣更鬆下來，小俠祝龍驤在先沒有接應，更知道凶僧十分厲害，自己一個走不脫，倒早早送了命。這時見師祖一到，猛的雙臂一振，喝聲：「開！」把綁繩全割斷，湧身一躍，蹬到庭心，可是任憑怎樣氣血足，也算被綁了半夜，猛然這一脫綁，雖算出來，身軀竟有

些站不穩，凶僧見這少年竟掙斷綁繩想逃走，怒叱聲：「聾障，你往那走？」攤刀就追，二俠說聲：「龍兒，你還留一手沒露，好小子，看我宰這羣禿驢！」人隨聲落，飄身落在庭中。

凶僧才要追趕龍驢，見這瘦老頭子鬪身下來，遂用九耳八環刀一指二俠道：「老兒，你敢來攔撓你佛祖的好事，我可要開殺戒了！」二俠矮金剛藍和，冷笑一聲道：「我把你個禿驢，你身為佛門弟子竟敢作這殺人劫財的勾當，你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說你怎麼死吧？我老頭子雖是好管人間不平事，只是手上沒有血腥氣，再說你又是佛門弟子，素日就是指佛吃飯，賴佛穿衣，現在你還是佔了我佛的光，我看在佛的面上，慈悲慈悲你，教你落個全屍，你趕緊上吊吧！」這兇僧在先不知來人是江湖道上那路的英雄，更不知他交待甚麼話，那知竟說出這種話來，自己想不聽也不行了。氣得口念彌陀佛，隨把掌中的九耳八環鋸齒刀一擺，厲聲叱道：「聾障，你敢這麼藐視你佛祖，難道我就不能殺你這聾障了麼！」說到這，往前一縱身，竄到了二俠的面前。

掄起了九耳八環鋸齒刀照定了二俠就戮。二俠矮金剛藍和，往旁微一閃身，喝了聲：「好禿驢，你敢行兇！」立刻右拳往外一點刀身，在手「牽絲迴環掌」，照定了兇僧的右肩後便擊。掌風迅疾，兇僧刀已走空，趕忙一甩肩頭，九耳八環鋸齒刀由左往後一個「怪蟒翻身」「流星趕月」九耳八環鋸齒刀翻過來，往二俠矮金剛藍和身上斜肩帶背的就劈，二俠矮金剛藍和一個旱地拔葱，往上

拔起一丈五六，往下一落，已距離這兇僧有丈餘遠，脚尖找着地那兇僧身形也是非常敏捷，一個健步趕到面前，挺刀頭向二俠的右肋後便點，二俠矮金剛藍和身形一轉，兇僧的九耳八環鋸齒刀點空，擦着左肋過去，二俠的身形可欺進來，右腳斜手往左一搶，雙掌是雙推手，掌力挾着勁風，向凶僧的華蓋穴和左肩井便擊，凶僧刀既走空，已知自己要輸招，忙往右一擰身，嗖的往右首竄出丈餘去，二俠喝聲：「禿驢你有本領盡管施展吧，老子倒要看看你這身本領全是那位名師教的。」隨說着，一躬腰，身形快似電閃星馳，緊躡着凶僧的後蹤，追到背後，「金龍探爪」，探掌向凶僧背上打來。凶僧忙用「鷄子翻身」掌中刀「寒鷄拜佛」向二俠面門便劈。二俠是不聞着，一邊動着手，嘴裏一派陰損的罵着，把這兇僧氣得哇呀呀的怪叫，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是故意引逗兇僧，要看看這賊和尚有甚麼本領？所以連兵刃全未亮，只憑一雙肉掌來對付兇僧。

兇僧掌中這把九耳八環鋸齒刀並非弱者，也受過名師指點，更下過真功夫。只是這一遇上了矮金剛藍和，就未免相形見拙。藍二俠更是心存戲弄之意，所以動手後，並沒把自己那條雙頭銀絲虬龍棒亮出來，只憑擒拿法空手入白刃，盡以小巧之技來戲弄兇僧，矮金剛把這種小巧的功夫施展出來，畢竟與衆不同，竄高縱矮，行前忽後，行左忽右，擡，打，騰，封，踢，彈，掃，掛，挨幫擰靠，速，小，綿，軟，巧，封閉擒拿，腕，膀，肘，膝，肩，處處見功夫，處處見火候。這種身形

巧快，形似猿猴，這位老英雄把身形施展開，真有超凡入聖的造詣，兇僧這柄刀，雖是把全身的本領施展出來，只是休想佔得優勢。兩下裏走了二十餘個回合，倏的兩下裏把招術一變，兇僧已看出這瘦老頭實非易與之流，自己把平生最得意的刀法施展出來，五虎斷門刀，爲江潮道上輕易不見的身手。這柄九耳八環鋸齒刀，施展開，真有風雲變色之勢，這位矮金剛藍和見兇僧實懷不兩立之心，遂也把掌式一變，立刻施展開二十四手巧打神拿，身形愈快，真有驚霆駭電之勢。這兇僧正用了招「丹鳳朝陽」，迎頭虛點二俠的面門，跟着乘着二俠往外一封之勢，一變式變爲鐵鎖橫舟，攔腰向二俠就斬，這位矮金剛藍和，正要的是他這種以實爲虛，自己何常不是虛實並用，往上虛一封，是「撥雲見日」，也是虛實莫測，見招封招，見式破式，這一見兇僧用的招術是指上打下，欲擒姑縱。二俠不盡暗笑，賊禿，你這還往那裏跑？果然兇僧的刀鋒一變，青光閃閃的刀鋒，竟奔了自己的腰間斬來，二俠矮金剛藍和往上一封，原本就是虛式，跟着倏的一個翻身，反轉到兇僧的背後，金龍探爪，右手的食中二指往外一探，正點在了兇僧的「靈台穴」上。兇僧吭的一聲，沒聲呀出來，唵隆噹噹的，刀甩在地上，兇僧像倒了一面牆似的，摔在地上。二俠一俯身在啞穴上又輕點了一指，瞥見那站在廈簷下的黨羽，呼哨一聲，立刻全要奔逃，二俠一個燕子穿雲，騰身縱起，落在了跑在頭裏的一個黨羽頭裏，像鷹拿燕雀似的，把這和尚抓起，這僧人身形非常龐大，二俠的矮短身

軀，竟把這和尚舉起來，悠悠的，一個轉身，竟給拋在地上。厲聲喝叱道：「你們那個敢逃，我把你們全活活摔死」。那其餘的四名僧人，見這矮老頭竟有這種叱咤風雲的威力，那還敢再動一步，全嚇得木立在旁。

矮金剛藍和，把這羣匪徒鎮住的之後，來到那凶僧面前，那凶僧已被點的閉住了穴道，那能動轉。不過所點的不是暈穴，心裏依然清楚，這個凶僧是面現怒容，被這位矮金剛藍和把他扶起，由祝龍驤扶着到簷廈下，二俠坐在了凶僧坐的那把金漆圈椅上，祝龍驤把凶僧按在二俠面前，那幾名黨羽懼於二俠的神威，全不約而同的跪在了凶僧背後，求二俠饒命。那凶僧只因被點了啞穴，空懷憤怒，有口難言，二俠隨即用推穴過宮之法，把凶僧的閉血散開，凶僧立刻噤呀了一聲，緩過氣來，向上看了看，又一低頭，見自己竟被人擺治的跪在那，羞慚得啞了一聲，廢然的往後一坐，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想不到我和尚竟栽在你手內。鼠輩，你要給我個痛快，你要敢再凌辱我，可別怨找和尚，口出不遜了。」

二俠哈哈一笑道：「你說甚麼？想給你個痛快，那還用你說嗎，我老頭子早就安着慈悲你的心，不過你自己不找痛快，那可怨誰呢？現在我只問你幾句話，你痛痛快快快答出來，我絕不難為你，教你落個全屍，容你懸樑自盡，你要是不知自愛，別說我可不管不顧，至死也教你零碎死，準較下

地獄好受不了。」

凶僧這時已經把穴道全活了，要想起來掙扎逃走，不是不行，無奈這位矮金剛藍和的手段，自己已經嚐過。想再逃走，不過多找點苦子吃，視龍驤可是在旁提着，凶僧那把九耳八環刀，兩眼注定了凶僧，寸步不離，心說：「你只要敢逃跑，我先給你一刀，教你先留下一隻胳膊，二俠矮金剛藍和倒是毫不介意的向下問道：「和尚，你痛痛快快說好的吧，想跟我老頭子支吾，你那是妄想。」凶僧憤然道：「你佛爺既然落在你手裏，這是我命裏該當，還是你得報報萬兒，我臨死也明白成全我的是何如人也，你既在江湖道上行道，絕不是無名之輩，你要不敢報萬兒，我至死也要罵你，可嘆我金刀羅漢悟性，死在私生子之手，太以不值！」這句話才一出口，凶僧哎呦了一聲，險些來個嘴按地。原來是視龍驤在背後監視他，這時忽聽他居然敢這麼口出不遜，少年的性情，那裏容得下去。竟用凶僧的九耳八環鋸齒刀，惡狠狠的照定了凶僧的脖子就是一刀背，這要是用刀刃，凶僧這就沒命了。就這麼雖是有軟硬的功夫，也够受的，痛澈肺腑，才要出言痛罵視龍驤。二俠矮金剛藍和，你敢再口出穢口污語，我把你宰了！」凶僧果然被二俠矮金剛藍和給

丟在地上。

視龍驤招呼道：「你把和尚攙起來，咱們殺不了他了！」視

似叱道：「你難道還氣不出麼？還不把刀扔下，他要是早把這一刀背全不好意思照顧他了。」祝龍驤才聽出，鬧到歸齊，竟去糟糕的事。自己遂把凶僧金刀羅漢悟性的這把九耳八環鋸齒刀，往地上一種綠林道麼？」

二俠矮金剛藍和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也太會開了，別淨給咱們臉上貼金，清風堡綠竹塘的門下，沒有出來又會當和尚，又會當賊的，不准你胡言亂語的，少給我老頭子添氣！」祝龍驤知道師爺的脾氣，喜怒無常，這時雖是笑說着話，自己一句話說不對，就許翻臉罵自己一頓，趕緊垂手侍立一旁。那凶僧忽的抬頭問道：「阿彌陀佛，尊駕是淮陽派的老師麼？你莫非是燕趙雙俠麼？」矮金剛藍和哈哈一笑道：「不敢當俠客二字，我老頭子姓藍名和，我今夜竟得罪了羅漢爺，我非落輪迴不可了！還得求你這羅漢爺，在如來佛前給我說情，不然我可活不了。」

第六十三章 秦中三鳥捲土重來

金刀羅漢悟性認出是燕趙雙俠，凶僧忙的往前跪爬了一步，合十向上叩頭道：「老俠客，你得

想弟子無知冒犯，我真是該死，我真是有眼無珠，竟沒想起是藍二俠駕臨，弟子這裏給您陪罪了，」矮金剛藍和還是嘻笑說道：「你別不講理，你是羅漢，我是金剛。請想我這官卑職小的金剛，把佛法無邊的羅漢給打了，我還不該雷霹麼？」凶僧仍然是跪在地上，不敢起立的說道：「老前輩別玩笑了，您要是不開恩，弟子死無葬身之地了！」矮金剛藍和道：「好，悟性師傅，你起來，有話咱們慢慢說，我這還真悶的慌，你這佛門弟子，放着經不念，居然改了行做了強盜，是怎麼回事，不用說，你師傅也改了行啦？」

凶僧金刀羅漢悟性忙道：「老前輩，不要取笑，弟子實在是羞見老前輩，敝師只爲想洗門戶之羞不大與聞外事。只爲這五年前遭了一場禍事，敝師負氣離開黃龍關，金佛寺。到衡山絕頂，千丈崖，要精研一種絕技，這種功夫至少須十年，才能成就，藝不成絕不下千丈崖，他老人家的脾氣你老一定知道，是言行一致，絕不肯中途罷手，可是金佛寺中，就算是封善門暫停香火，我們這一班徒衆，也不準再在廟中停留，所以我們師兄弟三人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我萬般無奈，來到這裏棲鶴寺中，在這裏二三年的工夫，我倒不敢任意胡爲，只爲這裏並沒有香火地，所以廟中的供養，實在沒有一點倚靠，所以萬般無奈，在不得已時，只得上線開爬，明知既犯佛家戒律，復犯門規，這也是由擠到這，今夜的事，更非所願，這位少俠來到我這寺中，被我看他身邊帶着不少

珍寶紅貨，我們起了疑心，少俠要是背轎了老前輩的「萬」兒，弟子天胆也不敢妄動少俠一指，老前輩要是不發慈悲之意，只怕我弄到身首異處，也落個糊塗鬼，老前輩還真念在與做恩師的友誼，恕弟子無知，將來把這次事在做師面前給弟子遮蓋下去，弟子從此定要革面洗心，虔心奉佛，精研技擊，將來存心與做師共雪奇恥大辱，決不忘老前輩成全的大德。」

二俠矮金剛藍和領首說道：「賊和尚你不用巧辯了，咱們是賊見賊一哈腰，要猴的別朦蔽繅的，你是賣甚麼的，我們爺們是幹甚麼的，我這人明人不作暗事，你的把柄落在我老子手內，你就認晦氣吧！你們爺們大約也有個耳聞，我是專吃賊，只要沾了賊字的，我是歷來沒放過他，這次你們爺們也不能例外，你要不算不教我洩你的底也可以，我那時用銀子，你得給我預備銀子，用錢你得給我預備錢，吃你喝你，你得笑臉陪着供養，有一點怠慢，可別怨我給你原盤往外端，我老子高興就許幫着你師傅潯理門戶。聽明白了沒有。」

小俠祝龍驥聽的要笑不敢笑出來，扭頭去看別處。這金刀羅漢悟性向上合十施禮道：「老前輩，你不論如何也得恩典恩典弟子，論起來，弟子應該孝敬老前輩的，將來弟子絕忘不了老前輩成全之義。」二俠矮金剛藍和嚙啣一笑道：「賊和尚，你別駭怕，你當我老頭子真吃你一輩子了，你真管我的飯，我還沒有工夫奔了來哩！不過我是最驕理不過的，你不害我，我不害你，咱們是扯直了

，誰也別安歹心，你想教我們爺們養你後半輩，我那好不吃你一輩子，你跟我們爺們裝傻，我跟你就得裝蠢，聽明白了沒有？」金刀羅漢悟性，蠢的想起，自己真是該死，只向人家陪禮陪小心，可怎的竟忘了把人家那匣子價值鉅萬的紅貨，不趕緊交還。那會不惹的人家說出吃自己後半輩的話來呢？想到這，忙的站起來道：「老前輩可令少俠跟我去取匣子紅貨，老前俠也好點收。」

二俠笑道：「你明白就行，取來不取來全在你，我這人歷來就不怕人坑我，因為我總想坑人，坑不了，我想別人也未必就那麼容易坑了我。別麻煩，有主意你自己拿去，你要是想走我老頭子敢跟你打個賭，我放你出去十里地，我到五更前要追不上你，我枉稱燕趙雙俠了！」

那金刀羅漢悟性忙答道：「老前輩不要多疑，弟子天胆也不敢，弟子要再安那個心，就自找着死無葬身之地了。」自己趕緊到了禪房裏，把那只楠木匣雙手捧着，來到了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面前，這只匣子本有堅固的鎖，已被自己毀掉，當時也沒法再給整理好，含羞帶愧的把嘴撇開囁嚅道：「老前輩，請你老點收吧，短了甚麼，弟子情願如數賠償。」

二俠矮金剛藍和哈哈一笑道：「相好的，你這可輸眼輸口了。我看他有甚麼用，你放心吧，你算是給我們這匣珠寶保了險了，這匣子紅貨，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從這時算起，那時發覺短了甚麼你賠甚麼？這總不算我訛你吧？」金刀羅漢悟性知道矮金剛這話雖是一半笑談，可也多半是實

情，江湖道上的事，就是這種情形，自己只有連聲的答應着，願避二俠之命，矮金剛藍和這才吩咐祝龍驤把這只珍寶匣收起，用包裹包紮好了，隨向金刀羅漢道：「悟師傅，我們全是江湖道上人，誰也別冤誰，你現在是否真個回心向善，或是口是心非，那可全在你了。我老頭子不肯過於的逼迫你，你要是仍然這麼胡來，你須知江湖道上盡有能人，天目山就未必容你長久立足了。」金刀和尚忙答道：「老前輩的教訓弟子焉能置若罔聞，弟子絕不爲了。」二俠矮金剛藍和道：「好吧你只要能痛改前非，我定能設法給你這棲鶴寺出辦法，我現在因爲我本門中有未了之事，必須往浙南雁蕩山一行，容我把自身的事了當了，我必給你這廟裏找幾位有財有勢的護法，再用不着你做那沒本錢的生涯了。我與令師雖是僧俗異趣，門戶不同，可是我就是敬他那種正直剛強，雖是出家人，沒有種化小緣的習氣，豪放不羈，最合我的脾胃，我們只見過兩次，可是已經結爲道義之交，我有爲令師全門戶之誼，你背師做出這種辱及師門的事，我看見了焉能袖手旁觀，我們把話說開，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言盡於此，我們後會有期。」

金刀羅漢悟性，慨然說道：「我們師徒全受老前輩的再生之德，豈敢那麼自甘暴棄，從此定要閉門潛修武功技擊，決不爲師門之累，我們師徒，如若再蹈前愆，不用說老前輩不能再原諒，我們自己有何面目再見老前輩呢？」

這時一班僧徒，全知道這所來的乃是名震江湖的燕趙雙俠的矮金剛藍和，想到這位老俠，在江湖行道的情形，只要犯在他手內，休想逃得活命！今夜遇上他，居然蒙他這麼開恩，實是不幸中的大幸，這時全不約而同的對老俠客起了敬慕之意，肅然的向老俠客示敬，老俠客立刻向這師徒們一拱手，湧身躍上了廡東，祝龍驤隨着跟蹤而上，那金刀羅漢悟性，隨着這位二俠的後蹤往外途，才到廟牆上，二俠突然的一個鷓子翻身，向身後這兩人一揮手，喝了聲：「退！」金刀羅漢悟性，和小俠祝龍驤猛然間那收的住勢，一個翻身，全掉在了牆根下，小俠祝龍驤身形靈巧，算是拿樁站穩，金刀和尙悟性，身軀龐大，倒坐在地上墩的直疵牙。只爲二俠那種身份，既然慌慌張張的，連話全不敢發，只作手勢，定有非常故事，二俠往下一殺腰，可並沒往牆下跳，只斜臥在了牆頭，在黑影中不是身臨切近，絕不易看見他。

當時這位金刀羅漢見這種情形，自己雖是不敢聲響，可是十分懷疑，自己忍着疼痛站了起來，就要往牆頭上揚身查看，二俠忽的飄身而上，向金刀羅漢悟性道：「悟師傅，我聞你點事，秦中三鳥，你可有個來往沒有？」悟性臉一紅心說：這位老前輩可實在是難纏，該着說甚也認定了，我算緣林道了！盡給我拉飛賊，這位老前輩真叫難纏。隨即答道：「老前輩，我身爲佛門弟子，縱然一時失足，還不致就和緣林道全有拉攏，不過秦中三鳥，在江湖道上業已成名，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弟子早知這秦中三鳥瓢把子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實有驚人絕技，絕頂的功夫，他在秦中，弟子除了隨侍恩師，就來到這座棲鶴寺主持，跟他那會認識的上。」

二俠矮金剛藍和道：「你和他沒有淵源，很好，我與這猴兒崽子已經較量上，現在還正在暗中較勁，正不知鹿死誰手了，方才他已經緩了下來，不知他是對於棲鶴寺是早有耳聞，還是不敢多樹強敵！還是忽略了這裏，不敢斷定。他已匆匆由這棲鶴寺東過去，既是悟師傅你與他毫沒有牽纏，我就要放開手，和這猴兒崽子較量了，龍兒，咱們走吧。」

祝龍驤聽到師祖吩咐趕緊趕路，答應了聲，自己脚下還沒動，師祖矮金剛藍和已經如飛鳥騰空，這次也沒再往牆頭上落，一直翻出牆去。祝龍驤和金刀羅漢悟性跟蹤而上，見二俠已出去五六丈遠了，金刀羅漢悟性知道這位老前輩有急事，不再和自己週旋，遂只得向小俠祝龍驤說了聲：「少俠，恕貧僧不遠送了。」祝龍驤也隨着一拜道：「改日再來拜望！」自己也登身一縱，追趕祖師，全刀羅漢目注這爺兩個，沒入叢林之中，自己才回轉廟中，這金刀羅漢自經二俠一番誥誡，真個痛改前非，後來赤眉僧嵩山菩提寺復仇。三比神功，倒得這個悟性徒弟和小俠祝龍驤之助，居然轉敗為勝，重修金佛寺，昌大佛門，這全是後話不題。

且說這位矮金剛藍和，知道這秦中三鳥的瓢把子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已經到了天目山，不敢再

就攔誤事，離開落雁峯棲鶴寺，順着一道深澗，縱躍如飛的緊走下來，小俠祝龍驥見師祖好似輕車熟路，走在這崎嶇的山道上毫不費事，祝龍驥是緊緊的追趕，依然落後老遠，直到把這道山澗走完，二俠脚下才放慢，祝龍驥身形緊縱，趕到近前，相離只有數步，心想我這師爺真是性情古怪，方才經過那山澗，他是一步不肯放鬆，走得我提心吊胆，這時道路好走些了，他也慢下來，自己脚下不敢放鬆，緊追了一陣，趕上了二俠矮金剛藍和，這位矮金剛藍和回頭看了看，見祝龍驥已跟在背後，這才把脚步停了停，向祝龍驥道：「龍兒，你只緊追着我的蹤跡，把心沉下去，不要着慌，不要大意，深山夜行，儘多危險咱們先到前面那道峯頭上，我教你看看，就明白我這陣奔馳，並非無故了。」祝龍驥也聽不明白師爺說話的意思，只有連答是是，自己提着全副精神，亦步亦趨的揉升到一段高聳的峯頭。

矮金剛藍和在快到峯巔的時候，不僅腳底下漸漸放慢，更向那陰影一帶，遮蔽身形。好在祝龍驥是早得師爺示意，自己也謹慎着追隨，二俠忽的在一叢小樹下止住步，向祝龍驥一點手，祝龍驥忙縱身到了師爺的身旁，見師爺用手向峯後下面一股蜿蜒曲折的山道上一指，祝龍驥驟然往下看，只看着是一片蒼茫的山道，趕到仔細一注視，這才看出沿着那對面峯下一帶壁立的石屏，有兩條黑影，颯七的步履如飛的走過去，二俠低聲道：「龍兒，你知道那夜行人是那一個？」

祝龍驤道：「相距太遠，看不出這兩人的面貌來。不過竟有這麼巧事，怎的下面這兩人頗像我們爺兩個，頭裏那個身形輕快的絕非一般武功家所能望其項背，後面那個又嫌武功太弱，這兩人明明和咱們爺兒兩個一樣，師爺，這兩人倒是何如人也，怎麼個路道？」矮金剛藍和道：「頭裏那個正是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後面是他手下的黨羽，我此來正是爲得對付此賊，他已偵知我們這次併全力來對付他們，那箱珍寶，被我盜回，他焉肯甘心。所以要跟我一決最後的輸贏，我教你先走，就是用聲東擊西，欲擒姑縱的法子，先把這猴兒崽子領迷惑了，教他也嘗嘗咱老子的手段，咱們現在走的是後山，沒有通行的道路，只是隆起山嶺，和深澗高崗，處處險阻難行，可是他們雖是和我們的行程走在一路，但是他未必准知道我們已暗把這箱紅貨珍寶運進天目山中，他這是緊綴下江南兩鏢客來，認定了原鏢到了伍宗義司馬壽昌手中，故此連夜趕了下來，待我略展身手，把這猴兒崽子攔沽攔治，再說，你從這邊峯頭下去，順着道道山梗子，借星月之光，你看偏着西南有一道高峯，名叫五指峯，那裏是道後山最深處，五峯如同五個手指，再過了五指峯，可就不易畏往前走了。那一帶連樵徑全沒有，僅僅是獵人偶或一至，我要稍事就攔，必然趕到那裏，你可不要多行一走。」

小俠祝龍驤已知這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實非易與之流，自己單人獨騎的倘若遇上他，絕不是他的敵手，師祖這麼吩咐，自己焉敢不遵從，遂答道：「好吧，弟子一定按着師爺所說的道路去走，

五指峯下等候師爺吧。伍鏢頭大約也進了天目山了吧？」矮金剛藍和道：「江南鏢客，若是不進了天目山，猴兒崽子們也不會這麼緊追下來哩。不要多言，趕緊去吧。」祝龍讓答了聲：「弟子先行一步了。」說完一下腰，把目光攔住，輕登巧縱，順着叢莽密菁，危崖亂石走下來，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遂立刻把身形展動，健步如飛，奔那峯下走去。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一身絕技，在淮陽派中已是非常的身手，掌中的雙頭銀絲虬龍棒，有神出鬼沒之能，輕功提縱術，更是絕倫，燕趙雙俠，全是成名多年，絕不是徒盜虛聲的可比。今夜把一身小巧的功夫施展開，真是令人懼服。

矮金剛藍和把身形施展開了，捷如飛鳥，沿着前面的山道下來，這一帶倒是比較好走多了，是通行的道路，只追出四五里已躡着那追風鐵翅雕的後蹤，矮金剛藍和把身形隱起，從那能够障身的地方往下追躡着，又走了一里多地，見這候天惠漸漸的把身形放慢，也不時的隱蔽着身形，二俠暗中一查看，原來他已追上鏢馱子，前面山道雖是平坦，可是形勢如同夾谷，兩邊聳起兩道山峯，當中一條道路，二俠一看這種情形，恐怕他要在這裏動手，立刻脚下加緊，追的漸漸貼近了，仗着身手矯捷，前面的追風鐵翅雕俟天惠覓絲毫的沒有覺察，正躡着前面鏢師和賊黨的蹤跡，耳中又聽得一陣鐵蹄蹴踏之聲，二俠回頭一看，在疎星斜月之下，遠遠的一行人馬，沿着這趨夾谷而來，二俠已看出來這准是護鏢的第二一撥人，自己稍微的往來路的穩僻之處退回一箭多地，這時前面江南鏢

容，和那暗線上的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已經又出去兩箭多地。二俠見夾谷更有彎轉的地方，兩下裏誰也聽不見誰，誰也看不見誰了。

當時這位二俠遂施展開輕靈的身手，從那聳起的嶺腰上越過來，仔細一看，果然來的正是太極柳逢春，賈玉堂，雙刀金和等六位武師，各騎駿馬與匆匆往前走着，二俠不再延遲，脚下正登到一塊巨石，重有三四百斤，二俠立刻雙手把這塊巨石舉起，暗說聲：「這可對不住你們哥兒們了！」雙臂同時一抖，悠的這塊巨石脫手拋了下去，這麼重的巨石，又從高處往下落，轟隆一聲巨響，震得山鳴谷應，巨石跌了個粉碎，碎石激得滿谷紛飛，這一班武師是雙刀金和，和孫玉崗在頭裏，這塊巨石一下來，雖然離着兩武師還有丈餘遠，那碎石濺了過來，連人帶牲口全被碎石打上，兩武師把頭面護住，牲口却被這巨聲和碎石給打驚，希聳七一聲長嘶，立刻兩前足往上一揚，險些把雙刀金和給掀下去。孫玉崗算是緊捋住了韁繩，後面的牲口也全驚叫蹶踏起來，立刻人喊馬嘶，喧成一片，不禁不由的全往後退。

太極柳逢春說聲：「好賊子，敢狙擊我們。」雙足一甩蹬，把韁繩往鐵過標上一搭，一按馬鞍橋，身形如飛，已落在了夾谷的邊上，縱躍如飛，颯的一連幾個輕登巧縱，已到了峯嶺的半腰，這時矮金剛藍和一見柳逢春居然料事頗明，跟尋的也快，二俠容他快到嶺巔，自己故意的一揚手，

隱匕的就是三塊小石塊向柳逢春打來，柳逢春覺得左側有暗器的風聲，忙的往旁一閃，讓過石塊，瞥見一條黑影，嗖的一連兩縱身形，已沒入叢莽之中，柳逢春登嶺頭，才將搜尋，猛聽得數丈外荆棘叢草中，竟自嘩啦的一響，一條黑影竄出來，如飛的逃奔下去，隱匕的見他落在夾谷中，如飛的向來路逃去。柳逢春大喝聲：「鼠輩你逃到那裏，我也要追上你！」柳逢春喝喊中，已經飄身落在了夾谷中，扭頭向大家招呼了聲，立刻向夾路上追了下來。那賈武師等也隨着應聲追趕，矮金剛和身形如飛眨眼轉過一道山灣，丹田一提氣，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已落到對面嶺腰上，再一騰身，又隨着縱起，一連幾次騰身飛縱，又到了嶺頭，再往下看時，只見柳逢春等已追出老遠，二俠笑了笑，腳下一點嶺頭，縱躍如飛的又追趕下來。

矮金剛藍和這番誘令第二一撥護鏢的武師往回下退去，自己再好戲弄追風鐵翅雕，二俠這番舉動，敏捷迅速，不過一會的工夫，不僅沒走遠，反往停車馬的來路上查看，二俠遂暗中一查看，只見那追風鐵翅雕候天惠，和他手下一名黨羽，已經向鏢馱子撲去，那名黨羽，正是這鑽天鷄子柳成，二俠矮金剛藍和心中一動，心想這老猴兒鼠子已經復够難纏，鑽天鷄子更是身手矯捷，倒不可輕視，果然那鑽天鷄子柳成探手向肋下的鹿皮囊中，那追風鐵翅雕候天惠忽的向柳匪一點手，立刻兩人湊到一處，這時那司馬壽昌已經策馬向前查看，見那碎石滿地情形非常疑懼！撥轉馬頭，趕回來

向伍宗義等擺手。那情形是想教鐵馱子趕緊走，這時那侯天惠低聲向鑽天鷄子柳成低低說了聲：「是時候了，把暗青子喂上！」這位矮金剛藍和一聽，心說：「好猴兒崽子，就依着你，咱們與較量較量暗青子！」二俠矮金剛藍和一聽，暗把鐵彈丸扣在掌內，與賊子們一較高低！

第六十四章 再挫賊鋒兩番定計

矮金剛藍和要看看匪黨究有甚麼出類拔萃的本領，把鐵彈丸扣在掌中。見侯天惠和鑽天鷄子柳成已到了峯腰，自己也躡着他的後蹤，可嘆這秦中三島的匪首，追風鐵翅雕侯天惠狡詐多謀，今夜是自信過深，毫未顧及暗中倘有人在。這就應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矮金剛藍和跟他較起來，武功機智，不過略勝一籌，再加侯天惠滿懷憤怒，氣一淨，更有些慮事不週了，他和柳成到了嶺腰下，二俠已到了嶺腰停身之處，正有一個石窟，二俠因是身形瘦小，依然可以遮蔽住身形，二俠停身查看，忽聽得吱的一聲胡哨，這夾谷裏發的迴聲很大，跟麼吱的又接了一聲，侯天惠和鑽天鷄子柳成全是先發暗器，後現身形，那侯天惠是三隻喪門釘，分向緊挨鐵馱子的武師盧建堂，和第三第四騎馱子打去。鑽天鷄子柳成却是三塊飛蝗石，颯七的，向伍宗義，司馬壽昌，和計筱川打去，那知暗器出手，那矮金剛藍和竟目把鐵彈丸連珠式打出，是專找二匪徒的暗器，叮噹的全在半空中飛墜

，兩驛夫總算是命不該絕，竟自脫過這場禍去！可是那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暗器發出，身形縱起，捷如飛鳥的落在了那兩個粵商的車頂子上，這時一般武師，聽胡哨聲一起，已聽出是匪徒又來邀劫，暗器響到，已自然各亮兵刃戒備，匪徒所發暗器，全在半空飛墜，鄧謙和計武師全知有人暗中解救，可是當時刻不容緩的匪徒已現身形，飛縱到車頂子上。

這時那鏢師伍宗義已經看見有匪徒在車頂上現身，和司馬壽昌及盧建堂，計筱川，鄧謙各攜兵刃往上就圍，那知來勢迅捷異常，那追風鐵翅鵬天候惠身形快逾猿猴，捷如飛鳥，往車頂上一落，跟着身形已自騰起，江南鏢客伍宗義一個飛身縱步，也竄上車頂，抖棒往那候匪背上就砸，可是身形稍慢，棒已砸空，伍鏢頭深怕把車中客人傷了，一振腕子把桿棒撤回才待脚下換力，再縱出去，可是秦中三鳥的鑽天鷓子柳成，竟自跟蹤趕到，身形如一陣風的已撲到轎車後，挺立尖刀向伍鏢頭背後就刺，伍宗義脚下換不過來，那能躲閃，眼看着就要被這三尖刀戳上，突然左側暗影中有人喝了聲：「滾回去！」嘩七的破空之聲一起，三粒鐵彈丸連珠般打出來，那鑽天鷓子柳成，覺得暗器風聲已到，忙的一個斜身縱步，往旁竄出丈餘遠去，這麼疾着閃避，尙被第三粒鐵彈丸打中右膝後，好在傷勢輕微，只覺一條右腿不大得力了。

伍鏢頭被這暗中救應的人一緩勢，傲倖沒被三尖刀刺傷，那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却已飛墜到驛馱

子旁，一雙鐵臂輕舒，右掌伸開，照定了綉紅紅貨箱的繩索一割，唵的幾根繩子同時斷開，那司馬壽昌瞥見賊人武功卓越不凡，竟在眨眼之間，已撲到了騾馱子旁，司馬壽昌說了聲：「不好！」雙足一頓，竄了過來，攤手中三才劍，向前攔劫道：「好賊子，已然栽在江南道上，還敢添顏二次重來你那裏走？」司馬壽昌此時是拚命來的，身隨劍走，劍到人到，掌中的三才劍，「樵夫開路」，一劍照這位綠林巨盜追風鐵翅雕侯天惠的右耳輪後腦便斬。眼看劍光掃着侯天惠的脊骨，這種名家的劍術，全有不同的身手，只要劍尖一遞上，立刻能一招分兩式，變化無窮，虛實莫測。這時追風鐵翅雕侯天惠，身手雖是矯捷，只是紅貨箱撈到手中，意在脫身，竟對追捕的鏢師疎於防範，眼看司馬壽昌這一劍已遞上，暗影中忽的又有人喝聲：「你着錄伙！」聲到暗器到，司馬壽昌只得往左一斜身，覘定了暗器，一頭劍尖，唵的，把打來的暗器給磕飛，這次却不是鐵彈丸鏢箭之類，竟是一塊石子被打出多遠，落在地上，這一緩勢，追風鐵翅雕侯天惠肋挾着紅貨箱，已飛縱出數丈外，衆鏢師紛比用暗器追打，只是侯天惠捷如飛鳥，起落之間，已到了左首石壁之上。

衆鏢師這次可有些迷惑了，從賊人一響胡哨，兩下裏就是各亮了兵刃暗器，可是暗中這人，在本先是接應鏢師這邊，可是明明看出只是秦中巨盜的瓢把子侯天惠，和他手下一名得力的弟兄，鑽天鷄子御成，並沒有別人。可是司馬壽昌堪堪已經得手，暗影中竟有人給了自己一石塊，手勁既大

，更打的準確，自己不是手裏有真功夫，幾乎被他把劍打飛了，這麼看來此人定爲賊黨無疑了，其實全是矮金剛藍和，故佈疑陣，弄得鏢客賊黨全是惘恍迷離，這時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挾寶脫身，那鑽天鑄子柳成見飄把子既已脫身，自己何必再和他們纏戰，虛點一刀，說聲：「暫留你們這夥狗頭的狗命，太爺們不陪了。」一個燕子穿林，身形快若是星飛電掣，也緊蹣着那侯天惠的後踪，從巖立的峯逃去，這一來，一衆鏢師們空自拚命的追趕，那裏會趕得上，這時後面護鏢的第二一撥的武師們也因爲發現敵踪，空自追趕了一陣，那有一毫踪影，立刻仍然聚在一處，更聽得前面隱隱的發現胡哨的聲音，午夜緊趕行程，又在這種寂寂的空山裏，無須再避忌了，由太極柳逢春的主張，還是趕緊跟伍鏢頭會一處，出了天目山再分道爲是。衆人遂不管這的墜石阻路，意存狙擊的可疑，遂各自策動跨下馬，追趕頭一撥鏢客。

只這麼一剎那的功夫，這裏已變生不測，紅貨箱二次被劫，江南鏢客伍宗義竟欲奪劍自殺，自己說是：「實無面目再在江湖道上立足，業已折在石柱關，幸有燕趙雙俠的二俠仗義援手，這總算自己太以不爭氣，二次丟鏢，我有何面再見二俠，衆武師紛紛勸着，那兩粵商在先吓得混身只是顫抖，莫說說話，連大氣全不敢喘，這時賊黨已走，兩人聽外面說話的情形，好似賊人又劫奪去紅貨箱，兩粵商可有些崩不住了。外面雖有燈籠火把，賊黨一露面，已經全熄，此時夾谷只仗星月之光

，那辨的出甚麼？乍着胆子，掀起車帘，招呼伍鏢頭，一衆鏢師正在紛亂的當兒，見這客人答話，遂由太極柳逢春向大家一擺手道：「我們不要就隔路程，匪徒們無理取鬧，好在於我們無傷，算不得甚麼」。說了這兩句話，那客人還在招呼伍鏢頭，太極柳逢春忙答道：「老客，不用跟着墨念，沒有事，這夾谷裏不是談話之地，我們有甚麼事出了天目山到山口外鎮甸上再細談吧？」

太極柳逢春用這幾句漫江過海的話，把兩個粵商的話擋回去。這裏一般人除了這兩個富商以外，全是久走江湖的鏢師武師，連驛夫夥計也全是精明幹練，太極柳逢春拿話這一攔，大家全明白，立刻關照驛夫夥計們趕緊起程。這麼多的人，沒有一個再題方才的事，江南鏢客伍宗義也噤聲不再說甚麼，因爲這兩個粵商，只是利徒，只知道圖利，甚麼場面過節全不懂，跟他們沒有話可講，此時經柳逢春用話一點自己，自己深知只要跟兩人一說實情，自己現在就得受兩人的一番侮辱，遂暗中符合着柳武師的話，趕緊的催促起程，自己滿腔怒火，強自抑制着，雙足一磕馬腹，隨即竄到頭裏，那太極柳逢春和鏢客鄧謙，全是各抖絲繩，趕到伍鏢頭身旁，低聲勸慰道：「伍鏢頭，事到如今急死也無益，人家給甚麼咱們接甚麼，遇上甚麼全得算着。又守着這兩個「空子」，犯不上在他們面前輸口，我們想法子挽回要緊。」

伍宗義冷笑一聲道：「完了，我現在任甚麼話也不便說了，我要不能把鏢原回，僅這兩個客人

就能要我的命，衆位仁兄賢弟實在拿我伍宗義當朋友，現在我遇上冤家對頭，跟我要鏢見個起落來，我不接也不成了，衆位相待之情，我將來再報，衆位替我把鏢護到獨松關，我們要立刻趕下去，不把這賊子追上絕不回來，衆位先行一步吧！」司馬壽昌也催馬趕到，伍宗義向司馬壽昌道：「二弟，我們不便再就隔，賊子趕盡殺絕，我們教他走脫了，有何面目，再立人間，把馬匹留下，我們走吧。」司馬壽昌更不答言，翻身下馬，伍宗義也要甩鐙翻身，突聽得道旁的叢草密菁中，有人說了聲：「你們把賊子看得太重了，不要盡自磨煩，趕到獨松關等我！」伍宗義正要往起行，那黑暗中竟有人答話，伍宗義一按馬鞍橋，飄身落在道旁曠間：「甚麼人？」口中喝問着，身形已然縱過來，脚尖又一點地，已縱身到這夾谷的石壁上。那知在那叢草裏一條黑影凌空而起，其疾如矢，自己那裏敢再追，那條黑影眨眼無踪，自己忖度定是二俠暗中又和秦中三島較量上，自己不由十分感激，遂趕緊仍退到夾谷裏，經這一來，知道暗中有救應，心裏略略的放下，遂催促着騾夫們重整驢馱，掌起燈籠火把，照着路往山口而來，按下這裏不題。

且說二俠矮金剛藍和，把這一邊支撥的按着自己的意思，任憑賊人走開，自己這才飛身翻到峯頭，攏目光往兩邊看了看，只見順着夾谷往西南去的道路上，有兩條黑影若隱若現，正是來路，矮金剛藍和心說：「好猴兒崽子，你認爲最後的勝負要教你佔了便宜去，我枉稱燕趙雙俠了。」二俠

脚尖輕點，從峯頭上縱躍如飛的追了下來，二俠身手既比他高着一籌，那侯天惠雖以小巧之技，馳名江湖，只是現在身邊多了一個黨羽鑽天鷄子柳成，武功輕功可差的多，侯天惠反被他帶累得不能把全副輕功施展出來。二俠矮金剛藍和緊乙的追趕下來，只追出半里之遙，兩人竟在夾谷的道旁，把脚步放慢，二俠追近了，因為身在峯頭，下面說甚麼是絕不會聽清楚了，看情形似乎要把那紅貨箱打開，那鑽天鷄子柳成更把背上斜背的小布包解下來鋪在石道上，二俠心說：「糟糕！這要容他們把紅貨箱子打開，我這戲法就全漏了。」觀完了峯頭上，沒有很大的石頭，最大的不過像斗大，二俠不暇揀選，遂把較大的石頭，捧起了兩塊，照定了這下面的兩個賊子砸去，這石塊莫看只有二三十斤重，從高而下的連着一下來，就是兩三塊，也覺得聲勢汹汹，這位二俠可不敢過形輕視下面的敵手，在兩塊石頭出手之後，一聲身形，騰身飛縱，從偏東一帶繞下來，翻到對面的峯頭，這種輕靈的身形，雖有勁敵在下面，依然能够隨心施爲。

那夾谷道上的侯天惠和柳成，早已避開飛石下擊，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把紅貨箱往柳成的手巾一遞，說了聲：「好好看守，我倒要看這暗中飛石狙擊的是那個匹夫！」侯天惠身手也真快，只往外一遞紅箱的工夫，一擰身已經竄到四邊石壁上，冒着石塊往上猛升，將及峯頭，突然的東面峯頭有人低着聲音喝聲：「你再嘗乙這個！」侯天惠一回頭，瞥見一件噐器挾着勁風打來，侯天惠一揚

頭，暗器已到面前，見暗器沒有鋒刃，鐵掌輕舒，接到掌內，竟是一塊拳大的石塊。侯天惠本想原物還回，那知對面的峯頭靜蕩蕩的沒有一點踪影。下面那鑽天鷄子柳成，此時已把那紅貨箱用包裏包好，插在背後，掣三尖刀也縱身竄上亂石嵯峨的峯壁，兩巨盜空自搜尋了半晌，那知敵人早已渺如黃鶴。追風鐵翅鵬侯天惠一看，這一帶絕沒有隱避之地。只是稍一停留，不是亂草枯枝爛作響，就是那峯頭的石塊自行滾落。追風鐵翅鵬見柳成已把珍寶箱措好，暗中有勁敵跟綴，搜察又搜索不着，只可悄悄關照柳成，立刻離開這夾谷，趕回青龍驛。

且說矮金剛藍和。把這兩路全逼得背道而馳，自己順着夾谷峯頭翻山越澗的找到小俠祝龍驥。略比告知經過，小俠祝龍驥道：「師祖，現在既然把老賊打發的回轉舊路，我們何不趕緊追上了伍鏢頭等一行人，有師爺併力護鏢，諒不至再出外錯，師爺看怎麼樣？」

二俠矮金剛藍和笑道：「龍兒，你過於藐視那秦中三鳥了，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是綠林中怪傑，那鑽天鷄子柳成，和玉面神巢燕天來，全是足智多謀，狡詐百出，我們蒙騙他一時，跟着準得一點攢」，也就是我們爺們能這麼玩弄他。真敢動他弟兄的，北五省還真沒有多少位？我們用抽樑換柱，不過這一個時辰裏，說不定就許天明前再追回來。這次他必要出全力來要這水買賣，不到手絕不肯再回頭，這是我敢斷定的所以我也得以全力和他爭最後一著，這批貨物不趕緊移走，我那展的開

手脚，我把你送走，獨松關外，再和這猴兒崽子一決雌雄，我和他誰行誰不行，也就全認了命了。我與這猴兒崽子也不願結這種不解之仇，只是我們淮陽派的威名也要緊，故此事既臨頭，那好罷手，只好較量較量長短了。」

小俠祝龍驥點頭稱是，立刻隨着師祖從這荒曠無人的亂山，施展開輕靈的身手，縱躍如飛的，沿着僻靜的山頭走下來。小俠祝龍驥把心提到嗓子眼，這種深夜中，走山道，已經儘多危險，何況現在走的全是輕易不見行人的亂山，峯巒起伏，崗嶺重疊，不時有那虫蛇野獸的被這爺兩個的脚下帶得風聲驚起。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竄高縱矮，登危崖，點荒苔，身手輕靈，仗着一雙夜眼，竟能分別那裏能够停身，那裏能够着足，不差毫厘。只是小俠祝龍驥可有些跟不上了，這種時左時右，忽高忽低，也無法計算走出多少里路，正往前走，只見數丈外一座高峯阻路，這位二俠矮金剛藍和隨卽向小俠祝龍驥一點手，說聲：「隨我來，」立刻騰身縱躍，飛奔峯頭，小俠祝龍驥頗有些不能支持，只是當着祖師面前，只要能够稍稍支持，絕不肯說出不成來。這麼勉強的到了峯頭，已經力盡筋疲，氣喘吁吁。二俠矮金剛藍和，依然是氣不湧出，面不改色的向祝龍驥道：「小小年紀，就這麼不濟，你看前面這段亂山過去，就是那外山飛鷲峯，過了飛鷲峯，就是楓樹坡，那就到了獨松關的西北了，只是眼前這片道路，諒你不易再走，我帶你一程吧？」

小俠祝龍驤面含愧色道：「弟子無能，師祖這般年歲，武功輕身術依然還這麼精湛絕倫，實令後輩愧死！」矮金剛藍和道：「要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你看我現在能有這般造詣，就仗着當年受藝師門時肯吃苦，肯耐勞，才能樹下根基，你現在雖是出了藝，可是全仗你自己的能為煅煉，以求精進。還得虛心若谷，處處向高人多求教益，你的武功進取，誰能限定，所以師門口傳心授是有限的，個人的煅煉是無窮的，你把我這話休當等閒，你要记住了。」說話間二俠用左手往祝龍驤的腋下一叉，喝聲：「隨我走。」這個走字脫口，立刻身形騰起，縱躍如飛，踏上陰沉崎嶇的山路，這小俠祝龍驤雖是二俠的再傳弟子，可是一切武功多半是師祖所授，在燕趙雙俠面前頗得青眼相看。

這時二俠這一施展開這種飛行的身手，祝龍驤實出意料之外，想不行這位師祖武功火候，已經造詣到這種地步，自己已被架着，本還想着不過藉師祖之力避免深澗巨穴，自己還得隨着施展那輕功縱躍，不料簡直成了御風而行，直走得目眩神迷，經過了好大的工夫，漸漸覺得一陣陣寒風撲面，那矮金剛藍和倏然到了一處峯頭，停身止步，小俠祝龍驤饒是沒怎麼費力，只是被拖着，這時站在峯頭抬頭往前一看，只見這時天已微明，前面是一帶斜往下去的山道，只能看到十餘丈，再遠了立顯着烟樹迷離，蒼茫一色。迴身往來路一看，只見亂山重疊，東方漸現曙色，白雲一片片從身旁飛去，自己的疾裝勁服，被山風吹得透骨生寒，師祖依然是長衫，風吹得衣襟噹噹的一片風聲，

可是這是夏季裏，這山嶺上黎明時竟會這樣涼，真是異事。

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用手向下面一指道：「龍兒你看，我們立身之處的下面，就是楓樹坡了。」祝龍獵道：「那麼這峯頭可就是飛鷲峯麼？」二俠道：「正是，這是東邊山的最高處，這飛鷲峯還不是我們站的這裏，還在往北去十幾丈外，那裏慢說是人，就是猿猴也不易上下。說話間天色也漸漸的亮了，遠遠的往坡下一望，只見一片的靄雲繚繞，可着山坡的楓樹，雖是沒到了紅的時候，也是一片紫碧色，煙雲漸歛，看的也清皙些，這位矮金剛藍和用手指着山坡下說道：「你看山居的農民獵戶，全起來了。你看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入山樵獵，耕種勤勞，這班人雖是庸庸碌碌的，可是樂天知命，與人無侮與世無爭，這種安居樂業的令人可羨。我很想早早的歸隱深山，跳出是非場，也找個這麼美景無邊的地方，終老是鄉，於願足矣。」

小俠祝龍驥見師祖在這時忽的想起歸隱的事，自己不敢笑出來，因為自己深知兩位師祖是生具俠肝義胆，熱骨俠腸，一事不爲己，專爲他人忙，爭名負氣，比少年人還要豪興，這時看到這山民的樂天知命的情形，又想起歸隱來，豈不是笑話麼？自己含笑不答，二俠向祝龍驥一揮手道：「我們走吧。」立刻順着那峯頭往下面走來。只見那農民們晨起早炊，炊煙縷縷，散漫開，跟那裊裊的白雲隨風飄散在空中，更增了無窮的美景，這一帶全有盤旋的磴道，走下一半來，山下的柴扉石屋

，茅舍竹籬，雞犬桑麻，歷歷如在目前。這種世外桃園似的，連小俠祝龍驥竟也把少年爭名奪利的心一泯，對這種清幽的安樂土起了愛戀之心。

矮金剛藍和道：「龍兒，我們偏着西邊的山道，走吧，我們形狀十分扎眼，更兼我們在上面落了形跡，這裏的居民，許多是常進山採樵的，對於這楓樹坡和飛鷲峯的道路形勢，一定比我們諳悉，我們雖不怕甚麼，倘或他們一起疑心，我們就要多了一番麻煩，好在僅僅有一二里就到了，奔獨松關的路口，那裏茶棚酒棚全有，儘可歇息歇息。」

小俠祝龍驥就於師祖的話當然唯命是從，遂答應着，立祖斜奔西山坡繞下山來，果然走了沒有二里地，前面已有了通行的道路，這爺兒兩個轉到大路上，果然遠遠已經看見獨松關巍然雄峙，這條副道上，轟着一排竹林下，擺着茶棚酒棚，這爺兩個就在這裏飲茶歇息吃的些酒食，祝龍驥還想多歇一刻，矮金剛藍和，看了着東方太陽已經高懸晴空，忙催促祝龍驥付了錢即時起身，這位二俠更不肯語，只是緊走，離開這片茶棚，趕到離獨松關已近，身旁沒有車馬行人，二俠低聲說道：「把包裹解下來，給我。關口有人盤查，我不耐麻煩，過了獨松關到脚程口上等我。」說罷二俠提着紅貨包一轉身，閃往道邊旁竹林走去？小俠祝龍驥趕弄口，果然這裏因為髮捻猖亂，盤查來往行旅，只要有行李的，全要被檢一番，祇祝龍驥空身一人，毫無留難的過了獨松關，往前走了不遠，見

道旁也有兩處茶棚，更有許多趕腳的聚集在那，兜攔客人。

祝龍驤來到切近，只見師祖矮金剛藍和竟從腳夫叢中走出來，向自己點手，祝龍驤十分驚異，就憑在光天化日之，私下越關城，依然走在自己頭裏來，師祖的武功機智，實在絕倫，這時矮金剛藍和道：「我已給你雇好了腳程，千萬不要耽擱，你從這裏騎驢，順着大道走，趕腳的並不跟隨，二十多里到徐家塘，那裏有腳夫，有人給你換驢，再一站是，四義鎮，再換一次腳程，到盤龍圩再換一次，儘一日之力趕到餘杭北關裏，運投沙家店，等饑伍鏢頭到了，再把這件貨交付他，中途不得停留，餓了時買些食物，走着吃。這轆道可遠着二十里另有小道，不准你貪圖抄近，繞走小路，你若不聽我的話。有了舛錯，可沒有人接應你。你若不按着我所說的去作，我把你逐出門牆，可休怪我無情。」

小俠祝龍驤暗暗咋舌，好厲害的罰約，我這師爺可算倚上壓下，不說理，我核算起來，把這千斤重担壓到肩土，落得個饑渴累乏，算是無罪只要一有閃錯，我是准死無疑。口頭上不敢說甚麼，聽師祖吩咐完了，也是不大高興，矮金剛藍和把那紅貨包令祝龍驤措好了，腳夫牽一匹健驢，二俠拍了拍祝龍驤的肩頭道：「小子，賣賣精神，把這件事辦好了，我有獎賞！」祝龍驤嘻的一笑，當着腳夫不便跪下磕頭，只請了個安道：「謝師爺，這回準把四煞分筋手教給我了，您可別說了不算

「二俠從鼻孔中哼了聲龍驤見師爺居然這麼容易答應把「四簾分筋手」傳給自己，真是高興得眉開眼笑的祝龍驤謹聽訓言，他竟自循着大路走下去，矮金剛藍和也離開脚夫們，把身形隱起，等候暗中再綴着鏢客們。要和秦中三鳥較最後的輸贏！」

第六十五章 施毒手藥酒困羣雄

且說一衆鏢師們，仍然押解着四匹騾馱子一輛客人坐的轎車，順着夾谷一陣趕行，天甫黎明，已到了東山口，趕到一出山口沿着官莊大道反倒比抄後山僻徑遠着許多，從山口直到那獨松關，倒有不下十里的路程，衆人饑疲交作，人還能支持，牲口早不耐饑渴了，遂在中途略事歇息。兩個老客追問起夜間的事，那司馬壽昌知難掩飾，說不起只得給他個不講理，遂厲聲說道：「老客，事關我們弟兄生死榮辱，咱們保單不是規訂在餘杭交鏢，我們到地方照單交鏢，如有短少損失，我們如數賠補，你現在任憑遇到甚麼事，不必多問，你們是安善商人，我們江湖道上事，非你等所宜問，咱們是一言爲定，你只放心好了，」司馬壽昌這番話說得生硬冰涼，把兩粵商堵了個嚴，真就不敢再多問，當時大家遂在這裏稍事歇息，隨即起身，這一來倒省了許多口舌，趕來到獨松關，他們走的是暗鏢，可是伍鏢頭可不是不提防着，萬一證明他的鏢行是「萬字」，把官票帶在身邊，以免麻煩

，這時獨松關警查的守軍，因為這驛馱子上全是珍寶紅綠貨珍玩，價值鉅萬，這位守關將弁，又是窮小子出身，沒見過價值上萬的珍寶，這時雖經江南鏢客伍宗義把振威鏢局官票，和兩粵商賈的貨票全呈驗了，只是這位關吏依然令弁卒檢視這四個驛馱子，這就叫光棍不鬥勢，只有怎麼吩咐怎麼辦了。這一來更就誤了很大的功夫，直被這關上攔了一個時辰，才算放行。這一來距離小俠祝龍驤走的時候更久了。

過了獨松關向前走出半里之遙，就是兩條道路，驛夫們遂向伍鏢頭請示，還是順着驛路走，還是抄小路走？走驛路從這裏奔徐家塘，奔四義鎮，走盤龍圩，到餘杭是四短站。要是走這條小道，可近着二十多里，不過只有兩站，從這餘杭只當中一處腰站，名叫鱸魚溝，離這裏大約有五六十里吧：走那條道請鏢頭們的示下？伍宗義跟大家一商量，各派武師們全主張着走這條近路，並且已知矮金剛藍和暗中保護，遂決意從小路往餘杭趕，這一行鏢師，各催跨下馬，走進這條捷徑。

先走着還不理會，趕到走出二十餘里，衆人全有些悔意，雖全怨恨驛夫不把話說明白了，這捷徑趕得連人烟全稀少，只是一片片的叢林葦塘，有時雖有的地方有幾家住戶，也不是長久在這裏住的農民，全是看着守着農田，或是修治竹林，走到中午後，因為路途過於荒僻，所以走的也顯着慢了，大家雖在獨松關外打過尖，只是這種驕陽當空，人馬全是渴的要命，全想找一些水喝，就是再

餓半日也沒甚要緊，只是這種行程却比不了別的事，只要你趕下站頭，任你急死也無益，跟騾夫們一計議，這才知道他們這趟路也是不熟，並沒從這裏走過，僅是聽人說過，究竟還有多遠路才能到鮎魚溝，他也說不定了，沿路上是否還有賣茶飲馬的地方，他也知不清楚，氣得司馬壽昌直罵騾夫太渾，這時騾夫也承認自己假充行家，讓大家被累，任憑鏢頭們申叱，一句也不敢辨別，低頭驅策着健驢趕路。

這位伍鏢頭在馬上欠身向前途查看，只見一邊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竹塘，一邊是萬頃水田，那有甚麼人跡，伍宗義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十分難過，想到自己自入鏢行，雖則自己年歲不大，可是一來仗着師傅的萬兒正，已經給自己闖出江山來，更兼有一班成名露臉的英雄捧自己，十餘年來還算沒栽過大跟頭，想不到這次遇上這票買賣，要測量自己的長短，不走明鏢，非走暗鏢不可，明是商人，不願露這麼大聲氣，暗含着要自己憑真實的本領護鏢，自己明是知道危險太大，只爲介紹買賣的面子太重，沒法拒絕，這算該着自己落這麼個收緣結果。可是一千好朋友跟着被累，受這種罪，教自己於心何安。這時牲口支持不住，不受驅勒的掙到水田邊，就着泥水吸飲。

衆武師們那能學牲口那麼不管清淨的去飲泥水，只可全忍着，只是越覺得口渴，越感到頭上的驕陽，格外的熾烈。衆人全是面紅耳赤，伍宗義憤怒之餘，一催坐騎，往前淌出去，自己要看看前

途是否尚有別的道路？馬走如飛，順着這條道往前走，趕出二里多地，道左是除了水田，就是一處高低起伏的土邱石梗，竟連看青的茅棚全沒有，伍宗義方要把馬圈回來，驀的聽得右首竹林裏似有人聲馬聲。伍宗義急忙把馬勒住，仔細聽了聽，聲音又沒有了，伍宗義好生詫異，遂緩步策着馬往前淌，可是別處的蹄聲時聞時息，因為自己的蹄聲攪着，不能斷定了是否准是。又往前走，出數箭地，因為一起了疑心。對竹林這邊未免各別的注了意，突然發現有一段竹林比較稀疎，似乎曾經採伐過，可是絕不是修成的道路，僅是這一段沒有甚麼泥水，可以着足而已。

伍宗義心裏一動，翻身下馬，隨即揀了一根盤口粗的老竹把牲口拴在了竹竿上，躡足輕步的從竹隙中疾趨深處，自己辨准了方向，只是往東穿行，約有二十餘丈遠，腳下又不好走了，裏面不時的爆響，這位伍鏢頭是絕不死心，又往深處走了數丈，忽的又聽得一陣蹄翻石激的聲音，伍宗義，不顧裏面的積水泥濘，身形緊縱，穿行竹林，居然看見外面另有一條小道，自己不敢冒然現身，仍然隱蔽着身形，竟看出外面也是一條荒涼的小道，道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是一叢叢的荒林古木，一羣烏鳥有好幾十頭，凌空飛舞，分明是方才有人過去，把樹上的棲鴉全驚起來，不敢往樹上就落。

伍鏢頭要想把外面發現這另一條道路查明白了。自己才一下往外縱身，蓄勢將發未發，耳中聽得一片蹄聲，似乎又奔了這邊來的，伍宗義急忙往後一抽身，退到竹林深處，把身形影住，往外看

時，只見隱約的兩匹駿馬絕塵而馳。馬上人還各擁着一具竹製的筐子似的，只是伍宗義知道自己僅只見到是有人挾着笨重物件馳過去，伍鏗頭趕忙三次從樹林裏轉到外面，只見荒涼的小道，那裏有個人影，伍宗義一想這裏既已發現了行人，說不定前面或者就許有落店打尖之處也未可知，按行程來計算，鮎魚溝已近在不遠才對，我還是不必儘自耽擱，趕路是真的。

伍宗義拿定主意遂撒身仍舊穿着竹林深處往回下走來，趕仍由竹林穿過來，後面的鏢客們已到，因見伍鏗頭的馬拴在這，正要下馬進竹林察看，伍宗義走出來。伍鏗頭略把所見向衆武師們說了，個大概，大家也認定了前途不遠，或許有打尖的地方，大家精神一振，往前走來。走出里許，眼前竹林荒草，道西邊也沒有田地了，盡長些蘆葦，情形非常險惡，大概柳逢春催馬到了前面，向伍鏗頭道：「伍二弟，你看這才真是個險惡的所在了，我們不論多麼難耐饑渴，也要把這一帶闖過去，現在大家全在精神不振，可禁不得再遇敵人。」伍宗義點點頭，立刻喝令驛夫趕催驛馱子往前緊趕走。

這兩人督飭着衆驛夫車輛緊走，更囑咐大家要十分小心戒備，柳逢春和伍鏗頭兩人仍然是錯在後面，這一衆車輛馬匹往前鑽行着，忽的前面嘩然驚呼起來，柳逢春和伍鏗頭一驚，兩人手按兵刃，伍鏗頭在馬上欠身，挺着腰向前喝問：「四弟，甚麼事？」柳逢春却也看了看前面情形，向伍鏗頭招呼道：「不要緊，前面的牲口沒亂行列，絕不是凶險事。」果然司馬壽昌催馬到後面，含笑向

伍鏗頭道：「師兄。你看我們的運氣還真不錯，這裏居然遇到兩個小販，一個是賣酒的，一個是賣食物的，已經把他們攔住，咱索性先在這歇歇，緩口氣，師兄看怎麼樣？」

柳逢春和伍鏗頭聽了，全是覺得這事真巧，現在盼甚麼就有甚麼，遂說了聲：「好吧，我們看看。」柳逢春和伍宗義彼此一催跨下馬，向前衝過來。這位柳武師歷來作事慎重，自己趕到前面，見孫玉峴孫玉崗兩武師全下了馬，騾夫們也把騾馱子盤在路旁，正圍着兩個小販在爭論。伍鏗頭和柳逢春翻身下馬，向這兩個小販前圍着的一班人招呼道：「衆位別吵嚷，甚麼事，」大家見伍鏗頭和柳武師過來察問，立刻全往旁一閃，騾夫們道：「柳達官你看，這兩個小販多討厭，有東西怕賣麼！我們花錢買東西，他楞會跟我們花錢的大爺瞪眼。」

柳逢春向大家一擺手，隨即走向前來看，兩個小販，一個年約四十多歲，一個年約三十多歲，一個跨着一只竹籃子，提着一只很大的酒罐，那一個是担着兩只小竹箱，蹲在地上翻白眼。柳逢春隨同向前問道：「喂，你們是賣甚麼的？」那個賣酒的說道：「我們是賣酒賣鹹蛋糯米糕的，我們是趕東鐵佛寺的集的，我們是逢集必到，全有長主顧，我們在半路上要是全賣了，集上還賣甚麼呢？」柳武師看了看，含笑道：「你這作買賣的也太以呆滯了，我們實告訴你吧，我們錯過了站頭，口渴的要命，沒別的，我們是情願多給錢，我想走到天邊也說的下去，你要再說不賣，你看，我

們弟兄可不能作無情無理的事，不過我這些手下人，全是粗魯漢子，他們對你不住，我可管不得許多。」

當時兩個小販你看了看我，我看了看你，意思很勉強的向柳逢春和伍鏗頭道：「好吧，我們不是有長期的主顧，這裏既能多賺錢，難道還怕錢扎手麼？達官爺。您看那邊松林地下又寬闊，又涼爽。」

伍宗義等也不再說甚麼，遂指揮着驢夫們奔奔松陰下大家愛這裏又涼爽又寬闊，遂全席地面坐，江南是米酒最盛行這個賣酒的是米酒多，紹酒少，並且只帶着四個酒罈，伍鏗頭遂吩咐驢夫們每人只准喝一罈米酒，喝完了米酒立刻拿些食物一旁去吃，這麼一來，還顯着安靜許多，這班鏗客武師們，莫看全是成名的英雄，武林健者，可是再也不敢再顧忌甚麼身份體統，全是喝到十分。難過的也全趕緊湊向酒担子，有的喝紹酒，別看每人只飲到一盃，已如甘露瓊漿，醞釀灌頂。全是面現喜容，這十全挨次的喝過，驢夫們雖是礙着伍鏗頭監視着，不肯過來向賣酒的囉嗦，可是坐在樹根下，兩眼瞧着酒担子，還指望鏗客們全喝過了，他們給賣酒喝乾了。工夫不大，一盤後的伍鏗頭一碗米酒才喝下去，那邊樹下嘩然笑起來。

伍宗義正把一個酒碗往酒担子上一放，向大極柳逢春，和鏗客鄧謙道：「我是最不喜歡吃這種

米酒，只是我們現在是真成了半夜下館，有甚麼算甚麼了。我不知米酒怎麼樣？紹酒可太差點事，不僅口頭不醇，還有股子邪味，這種酒平常白送給我喝，大約也不肯喝吧。現在真算沒法子，好在我們也沒當酒喝，拿他解渴也倒將就了。」正說到這，見連遠的一株大松樹下濃陰有十幾丈，驢夫車夫全在那乘涼吃食物，一個驢夫倚着樹根站着，忽的順着樹根倒在地下，紋絲不動，別的驢夫笑着嚷道：「好精心的張阿四，素日總是說大話，甚麼量大福大命大，這可好，才一碗酒他就溜了桌，真洩氣，簡直不是盛酒的傢伙，咱們把這小子架起來，搯他兩下，索性教他吃甚麼給吐甚麼，」這個說話的驢夫忽的兩手一抱腦袋，喲了一聲道：「我這是怎……」底下的話沒講出來，也倒在地下。這一來其餘的驢夫脚夫全驚呼起來，伍鏢頭向柳逢春等說了聲：「不對！有別的毛病！」只這一怔的工夫，孫玉崑，雙刀金和，司馬壽昌，相繼暈倒，有的還勉強支持的，可也抱着頭站立不住了。

鏢頭伍宗義一剎脚道：「唉！完了，好賊！」伸手摘桿棒，扭頭一看，那兩個小叛居然全沒走，並且任憑這麼暗嚷兩人連眼皮不撩，竊乚私語着，伍宗義咬牙切齒的向前一縱身，掄桿棒，想把這假扮小販的賊黨砸死洩忿，那知不動怒還好，這一動怒，藥力發作的更快了，沒容桿棒帶過來，覺着一陣頭昏眼花，天旋地轉，眼前一黑，蹶通的倒在地上。這時蔣恩波和鄧謙兩位武師，全是明

知道已着了賊人的狡計，兩武師一轉身的工夫，這種悽慘的情形實不願入目，這兩位武師自覺着內功已築根基，要在神智未昏的一刹那，要運用真氣來抵制這蒙藥之力，那神拳計筱川却也發覺自己也中了蒙藥，明知這次是全軍覆沒，一個也逃不開，可是有一息在，也要掙扎，神拳計筱川竟在已感到蒙藥發作時，猛的伸手向皮囊中把淮陽派的傷科祕藥的小磁瓶抓在手中，拔去了塞子，就往嘴裏傾倒，只是依然晚了一步，藥是細末子，越是匆忙往外倒，越倒不出來。只舌尖上沾了些，蒙藥的力已發作，也跟着倒在地上了。

內中只有那賈玉堂武師，素日不飲酒，今日也是萬般無奈，因為渴的過甚，才要略飲一盃，趕到酒一沾唇，僅喝了半盃，就把賸的酒放下，不願再喝，這時一衆鏢客武師，全被蒙藥所困，不能動轉，賈玉堂中毒尚輕，尚未發作，一見全被賊暗算，立刻一擺掌中刀喝聲：「好大胆的賊人，化日光天之下，竟敢施用狡計來暗算老爺們，我老子先收拾你這賊子！」說着一縱身，飛縱到那兩個小販前，舉起掌中刀照那小販就剝。

這時兩個假扮小販的匪賊，猛的往起一站，哈哈一笑道：「相好的。憑你一人還敢發威？」兩個人候的往旁一縱身，左右這一分開，賈武師一下撲空，這一怒一用力，藥力也發作了，這種藥力太厲害，只要一發作，心裏雖還明白，頭腦發昏，賈玉堂暗道不好，這時聽那邊突有人喝聲：「併肩

子，我來收拾這小子！」這人身形好快，賈玉堂武師一扭頭的功夫，這人已捷如飛鳥的到了近前，賈武師還想擺刀拒敵，那知手裏刀也覺沉了，掌中刀只翻到半截，那林中飛縱過來的綠林盜已到了身側，一抬腿，照定了這賈玉堂武師踹了個正着，賈武師吭了聲，一路翻滾，藥力也發作起來，那還起的來。

只是這班武師雖是被藥制住，全軟攤在地上，心裏可全明白，只見從林中飛縱出這匪徒，正是秦中三鳥的瓢把子，追風鐵翅雕侯天惠，這匪首一露面，把伍宗義恨得怒眦欲裂，想不到終致中了他的毒謀詭計，可憐這麼一班成名的鏢客，闖出萬兒的武師，我跟頭現眼還不算，現在全被獲遭擒，任人擺佈，生死就在眼前，死到無日項上落個一刀之苦，連名聲帶性命一塊兒倒落個痛快，就怕老賊陰險狠，他不肯給大家個痛快，那可害死人了，死不能死活沒臉活，伍宗義拿定了主意，只要盜子不那麼直戳了當，只要藥藥的力量一懈，稍能動轉，自己絕定頭一個的拔刀自刎，決不再作死裏求生之想，那知伍宗義等所想的還沒有遭受的厲害。

這匪首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把武師賈玉堂踹倒之後，把倒在地上的衆武師挨次看過，故意的湊到了江南鏢客伍宗義等面前，桀驁的狂笑道：「武功出衆，藝業驚人，綠林道聞名喪胆的伍鏢頭，你不要這麼自貶身價，知道我侯天惠來了，不屑於理我，哥幾個全騎下了，衆位好朋友請放寬心，

姓侯的作事寬洪大量，這時要你們哥幾個的命身如反掌，我可不願作起盡殺絕的事，我從此結爲好友，朋友們老老實實的敬着吧，這裏又涼快又清靜，你們弟兄們真會享福，我侯天惠是望塵莫及了！」這追風鐵翅鵬侯天惠盡情譏諷，一班武師只有閉上眼不看他，這時匪首侯天惠向那先前假扮小販的說道：「柳老二，葉老三怎麼沒到？」

那假扮小販的說道：「他們二位早到了，因爲這裏既有兩股道，恐怕他們萬一的奔了那條秘境，我們往返撲空，容易誤事。所以他們二位倒那路徑入口處，埋上暗樁，這時大約也就撤下來。」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忽的一撮髻，吱七的連打了兩聲胡哨，稍微一沉的工夫，遠遠的竟自接了胡哨的聲音，那松林那裏喇的一響，從裏面又竄出兩個賊黨，正是那鑽天鷄子柳成，玉面神梟葉天來。這兩匪黨一到，立刻向匪首追風鐵翅鵬侯天惠說聲：「飄把子，事不宜遲，還是趕緊動手，萬一他們再有接應，我們豈不落個徒費心機。」當時侯天惠立刻說了聲：「我認定他們把那箱紅貨，全分散在他們行囊包裹內，來，通手洗他們。」說話間五匪徒立刻動手，先從那兩客人車上搜索起，連車下草渡蘿內全搜索到了。這葉天來更形凶狠，一見車上和騾馱子上沒有那隱匿紅貨，不盡怒起，趕到搜尋馬匹時，連着洗了好幾騎人馬，已經動了怒，手底下就不肯那麼好好搜尋，遇到人礙着手腳，拈腿就踢，牲口不服帖，照定了馬上，就是一刀背，只他一人已鬧成一片，堪堪全搜尋到了，一

點踪跡不着。當時這追風鐵翅鵬侯天惠，也動了怒，立刻並着把幾騎馬搜查過，隨即冷笑一聲道：「這孽匹夫，竟敢這麼狡詐，你們自找難看，我若不給你們個厲害，你也不知秦中三鳥是何如人也。」葉老三，把姓伍的先碼上，只單獨拷問他人，看他如何發展？」

那鑽鷄天子柳成，和玉面神梟葉天來兩人也因為徒勞無功，空用了許多心機，自以為得計，那知對手實非弱者，竟自早有提防，眼見得又落個勞而無功。氣得飄把子侯天惠，喝令用私刑懲治鏢客伍宗義，立刻齊縱身竄到了伍鏢頭身旁，兩人一左一右伸手就要拖這伍宗義，眼見得伍鏢頭就要受辱。

就在這時，突然松林那邊一聽長嘯，林深地曠，響滿長空，跟着喝聲：「好不要臉的猴兒崽子，三番兩次栽在你老子手中。還不認罪服輸，江湖綠林道中人，沒見過你這麼沒人味，猴兒崽子這回是你到頭的時辰了！」追風鐵翅雕一回頭，見松林中一株最大的柏樹帽子上，陡現一人，正是那連日暗助那振威鏢客，與自己為難的瘦老頭兒，就見他往下一躬身，往起一蹬，如飛燕穿雲，往下一落，輕如飛絮，腳點地面，不帶一點聲息，侯天惠伸手掣金絲鎖口鞭，往前一上步，厲聲喝道：「不知死的老兒。你敢三番兩次與我侯天惠為仇作對，早算就了你這老兒，早晚必到，我等你多時，來來來，咱們今日不分出生死來絕不鬆手，江湖道上有你沒我侯天惠，老兒你接招吧！」

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此時已打定拚死，把江湖道上一片禮節全拋開，猝不及防的竟自進招，這來者正是矮金剛藍和，不慌不忙往旁一斜，脚下不後撤，往前反一欺身進步，右臂輕舒。「金龍探爪」，用食中二指，來點侯天惠的雙目。侯天惠趕緊往後一斜身，往後一帶金絲鎖口鞭想用玉蟒翻身，從後翻過鞭來，反砸二俠，那知二俠矮金剛藍和，看出侯匪是羞惱成怒，自己若是好好向他說是：有話交待完了再動手，追風鐵翅鵬侯天惠一轉身的工夫，二俠一個翻身穿掌，醜的竄出兩丈遠來，一翻身丁字步一站，口含微笑，把頭微點了點，用手一指追風鐵翅鵬侯天惠道：「老猴兒崽子，你們弟兄橫行西北半邊天。秦中三島，實不是無名小卒，綠林道中全是創出「萬」來的英雄，老猴，你又身爲領袖，別這麼小家氣，一點涵養沒有，老頭子情知你非拚命不可，沒臉再活在世上，你想死是極容易的事，晚死一時半時的，算不了甚麼！象不容我老頭子把話說完，你想怎麼辦全行，好在現在這種情形，你比我佔着便宜，除了你們弟兄三個一個不短，還有兩位同道。我老頭子，光桿一人，我把話說了你也明白明白，這場事落到這個地步，是怨你這老猴兒崽子自己作錯了，還是我老頭子不够朋友。你要不容我說話，你就把你這哭喪棒的招術施展施展，你準行不準行，大約連你自己也沒有多少把握吧？」

這時把個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氣得面色鐵青，惡狼似的說道：「匹夫，你不用逞口舌之利，你既

知道秦中三鳥并非易與，你想善罷甘休，那算妄想。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隻跟你決一雌雄，我寧落個身死浙南，也不願生回秦中，有話你趕快與我講！」

第六十六章 較輕功巨盜終受辱

矮金剛藍和把拇指一挑道：「好，有志氣！不愧是成名的綠林道，你還是別着急，我倒可以趕快把話交待明白了，我已經擺散了你一水好買賣，我不能再誤了你的死期，害的你不得脫生！我那個孽就大了！老猴兒崽子咱們說正經的吧，我是何如人也，諒必已明白，我在先不願跟你這老猴兒崽子挑開帘兒幹，我還想有冤家易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定知道燕趙雙俠自入江湖行道以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敢作敢當。我藍和歷來不作買賣於人的事，只爲這場事牽連我淮陽派門下在內，我焉能再袖手不管。你們是西北行道，這次忽的來到江南道上拾買賣，已失了江湖的規矩，百騙驛旅店盜鏢，那時我老頭子要是收拾你手下弟兄，不過如掌上觀紋，我不肯那麼作。我老頭子不敢說那麼清高的話，我對於名利二字尙未能拋得清楚，我可也能爲他人着想，秦中三鳥，成名不易，所以略示警戒，你們爲姓石的夥計竟不知好歹，是我知道你們這幫人不識的知難而退，是我用欲擒姑縱的法子，故意的教你們得手之後預備枯樹林集合之後，遠走秦中。你們這種行爲，就枉在江

湖上成名露臉了！你知道你們弟兄既伸了手，這水買賣捨不下來就算哉，可是反過來說，振威鏢局的江南兩鏢客，在江南道上鬧出萬兒來，已非易事，這次你這麼把他的「萬」兒折了，他們也是一敗塗地，江湖道上的事，你比誰不明白，你無論如何總是老江湖，不是新上他板的可以攪來。你得候他三天，沒有好朋友出頭，你再一走，那就等着他，有本事他再找你，他扶脖子上吊，怨他無能，我老頭子本打算出頭給你們化解這場事，既至看到你這老猴兒崽子一走，我知道你是容心想把這班人置之死地，我這才卽以其道，還治其人，我用神偷八法，「喚虎出洞」把你們哥幾個全散在枯樹林四週，我才下手把紅貨箱要回，老猴兒崽子，你應當知道燕趙雙俠這種小巧之技，不讓你這神偷獨步江湖，你要足夠朋友，就該知難而退，曉得對手比你強，個人抖手一走，或者對於我拆了你的買賣不能就算完，你應該甩開這場事，單獨找我姓藍的報復，你們住在江湖道上稱雄，竟自語言不慎，計議二次下手，我老頭子也看出你不肯罷休，這才在仁和店送還紅貨箱時，悄悄把原裝珍寶取出，連伍鏢頭全受了我的騙，我爲是引你只注定了鏢賊子下手，我把這致禍的根源給你鏟斷了，那一箱紅貨已被我取走，今我徒孫連夜送往餘杭。老猴兒崽子，別的你不知道，護鏢的武師中短了一人，你竟絲毫沒有覺查，你漏了一招，這就得認取服輸，可憐你在天目山中，以全力劫奪，那時倒還不怨你看不出來，因爲鏢客們全是以全力護鏢，絲毫沒有做作，可是你弟兄得手之後，打算查看

一番，我老子一再阻撓，不令你們弟兄在夾谷有緩手的工夫，那時你就該醒悟，當時要是把那紅貨箱打開，立刻推開鏢客的鏢馱子，跟蹤躡跡的追迹我們師徒，那時我們那會走的開，不想你這老江湖道，依然這麼疎忽，你應當自認失着有志氣的甩手一走，有甚麼過節當時得放下，將來再圖報復，那雖也是栽了，比較現在還好的多吧？不想你弟兄仍然要妄逞狡計，再用心機，想與我老頭子賭最後的輸贏，我焉能令你失望，我是捨命陪君子，趕情你竟自不識羞恥，使用下五門的手段，用卑鄙的手段，使用蒙汗藥酒來制我們一班好朋友，猴兒崽子，要憑武功技擊，誰把誰較量下了，走到那裏，說的出講的起，你用這種狡計，莫說有燕趙雙俠，置身其中，未必教你那麼稱心如願，既或你微倖得手，也不算你的本事，我直綴在你的身後，要看看你這身掌秦申綠林的魁首，是怎樣處置施爲。想不到你始終沒看出那箱紅貨已然移走，還妄想在這班人身上追尋，盜材，你已經栽到家了！憑秦中三鳥，在川陝一帶是多大的威名，如今既已折在江南線上，就該立時退出綠林道，養精蓄銳的以備挽回今日之辱，不此之圖，竟作出這種無賴的舉動來，我真替你害羞，侯天惠，你也在江湖道上橫行了這些年，淮陽派門下的燕趙雙俠，自入江湖行道以來，手底下雖是狠些，可是除非是逆子淫徒，犯在手中，休想逃得活命，除此以外何曾妄殺過一人。論你們秦中三鳥雖是積案如山，據我所知，你們弟兄還能保守綠林的戒條，所以我老頭子幾次的想懲戒你，依然縮回手來想教你知難

而退，只是偏乞竟有你這麼忝不知恥的綠林魁首，纏繞不休。我老頭子再不給你顏色看，諒你絕不肯算完，現在我老頭子於不能容你的心意裏，又起了一分寬縱之心，就爲得你一再失利，還蠻的已決心到手買賣，不論遭到任何波折，依然是百折不回，絕不肯另在以外的鏢馱子下手，我老頭子最重視的這種過節，我所以仍然跟你把話交待完了，我矮金剛藍和，沒有別的本領，要搶奪你還自覺着准把你搶奪了，老猴兒崽子，你要是還不服，咱就比劃比劃，可是我告訴你，你也好死了心，那箱紅貨，此時早到了餘杭，這水買賣是我老頭子一脚給你踢的，漢子作，漢子當，我老頭子不論那時全接着你的，我看你還是趁早從此罷手，我老頭子領你的情，你和振威鏢主這個樑子，也由我負責給你兩家和解，你要是一死的非動手不可，……」說到這，冷笑一聲，從鼻孔中哼了聲，隨即往後略撤了一步，用手向追風鐵翅鵬侯天惠的一干黨羽一指道：「猴兒崽子，你現在是一班黨羽全在面前，我老頭子單人獨騎，你們只管一齊上，我老頭子要是含糊了，就枉稱燕趙雙俠了。」

追風鐵翅鵬侯天惠，被矮金剛藍和一陣譏諷，一陣規勸，自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陣冷，一陣熱，自從入江湖道以來，何曾受過這種羞辱。只爲這侯天惠實是綠林道中傑出的英雄，他方能甘受矮金剛藍和的奚落，要是庸庸碌碌之輩，倒許不容二俠這麼發話了。

這時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容二俠把話說完，滿面含羞，一腔怒火，向二俠道：「原來尊駕竟是名

震江湖的燕趙雙俠的二俠，莫怪有這麼好的身手，好，我侯天惠久仰大名，如春雷暗月，早就懷着拜訪之心，想不到人生何處不相逢，此次意外相會，我栽在你藍二俠手裏，還算值得。不過你身爲成名的俠客，不要得理不讓人，你所說的一片話，固然他有理，可是內中很有些教人難於承認，光棍作事，要反正掉的過個兒來，以你燕趙雙俠的威望，要出頭管這回事，真可說是給我們弟兄臉上貼金，不過管有管的道兒，你若不是冠冕堂皇的亮「萬仁」了結，我侯天惠若是不給朋友的面子，我就枉在江湖道上闖了藍二俠，你自從一伸手，就沒把我弟兄放在眼內，一味的心存戲弄，這分明是你藍二俠以一身絕技，偌大的威名，要想多給我弟兄些苦子吃，警戒我們弟兄不得在江南線上不愧俠義道，所以絕不肯徒逞口舌之利，不過你藍二俠此次對我弟兄凌辱過甚，我們若是就這麼一走，還有何面目再在江湖道上立足，何況藍二俠你一身絕技，在淮陽派中比掌門人高過十倍，我侯天惠雖是承你賜過招，但是我雖是你手下敗軍之將，我依然不管羞恥，還要報你討教討教，我寧願血濺黃沙，也不能就這麼容你一走，藍二俠，你就是說個天花亂墜，我侯天惠不再領教也不死心，藍二俠咱們用不着拿話擠兌人，現在也不用論英雄豪傑，要說我們弟兄已一再的丟人現眼，還有甚麼顧忌，若是一齊動手，壓住你一人，留一個拾奪地上這些酒囊飯袋，任你藍二俠有托木領，恐怕也顧不得許多，反正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你先落個眼前虧，我侯天惠安心要向你藍二俠討

教，沒別的，我侯天惠一人，只憑掌中這條鞭，跟你學學高招，你藍二俠只管下絕情施毒手，你若
是故示忠厚，我可絕不承情，實告訴你吧，我與你算是結下不解之仇，你就動手吧！」

矮金剛藍和聽這侯天惠的話是軟中硬，明告訴自己算是誓不兩立，當時這場過去也不肯善罷甘
休，分明已懷惡念，自己到要謹慎提防，隨即含笑說道：「好好，你這倒是漢子所爲，你既非要和我
鬆頭子再較量較量，我焉能過却你老猴兒崽子的盛情，你就進招吧！」立刻往後一撤身，依然不肯
淮陽派的動手的規矩，雙拳微然一起，反轉到下首。

追風鐵翅鵬侯天惠恨不得生吞了二俠，金絲鎖口鞭早手中擎着，脚下輕點，飛身竄了過來，
口中噙了聲：「接招。」金絲鎖口鞭挾着勁風攪頭蓋頂往下就砸，二俠說聲：「來得好！」立刻往
左一錯步，侯天惠鞭已空，從左往右一個「鳳凰展翅。」悠的連人帶鞭盤過來，斜着照着二俠砸來
，二俠往右一擰身，體的竄出兩丈多遠去，口中喝聲：「猴兒崽子，你這兒來。」喝喊聲中，二俠
一仰手，從衣襟下噙噙七把雙頭銀絲虬龍棒抖出來，那追風鐵翅鵬侯天惠連走空了兩招，憤火中燒
，更不肯稍退一步，飛身縱過來，離着二俠還有六尺多，侯天惠右腳點着地，身軀往前一探，掌中
金絲鎖口鞭往外一盪，金針度線，這種招術在鞭上用，全憑腕力，要憑縱送之力，拿鞭當劍用。

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把雙頭銀絲虬龍棒已亮出來，見侯天惠人到鞭到，隨即往右一擰身，凹腹

吸胸，金絲鎖口鞭梢點空，二俠原是雙手捧棒，這一往右擰身，左手往左跨後一帶虬龍棒，右手棒頭照着金絲鎖口鞭上便砸，叭的砸個正着。好在金絲鎖口鞭是平送出來，鞭身沒有多重的力，虬龍棒雖然砸的力大，只於鞭梢往下一沉，追風鐵翅鷗見自己連走了兩次空招，即刻判了高下。這敵人才一照面，亮了兵器，先給自己的顏色看，又羞又急，往回一撤招，立刻把全身的本領施展開，這條金絲鎖口鞭在驕陽照射下，如金蛇飛舞，霍霍生風，二俠矮金剛藍和，一聲長嘯，把雙頭銀絲虬龍棒的招術施展開，崩，碰，打，點，鎖，鎖，軋，拿，起似銀龍盤空，落如涼星瀉地，龍嘯虎邁，進退飄忽，倏前倏後，忽攻忽守，真有神出鬼沒之能，虛實莫測，追風鐵翅鷗侯天惠把一身本領盡情施展，只是難佔得一點便宜，二俠矮金剛藍和，行如無事，應付裕如，侯天惠漸漸顯得手忙腳亂起來。心中暗自盤算，再若纏戰，非折在當場不可，立刻念頭一轉，要用自己獨擅勝場，綠林道中敢稱稱魁首的輕功提縱術來挽回當時的臉面。

侯天惠心頭轉念，不過刹那之間，金絲鎖口鞭用了招夜戰八方，矮身帶掃，二俠往起一縱身，追風鐵翅鷗侯天惠乘機往外一縱身，說聲：「棒術神奇我已領教。」說着脚下嗖的一連二次騰身，已到樹林前，距離樹林已曠丈餘遠，追風鐵翅鷗侯天惠竟自一縱身，竄上一株老樹的樹頂子上，故意的賣弄身手，單足點定樹帽子上的橫枝子，金鷄獨立式的一迴身，左手倒提着金絲鎖口鞭，右手

一指二俠知金剛藍和道：「天氣這樣燥熱，我看這上倒還涼爽，來，上來涼快涼快吧。」

二俠矮金剛藍和，先見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忽的敗走，恐怕他暗藏機詐，要用暗器取勝，脚下略一頓，見這侯天惠竟飛身竄上了梢樹，這才知他是想用輕功提縱術來取勝，自己暗罵好猴兒崽子，你想用輕功提縱術來取勝，你算瞎了狗眼，我們燕趙雙俠，是以輕功絕技爭雄武林的前輩，我要不厲害的懲治懲治你，你也不認識燕趙雙俠是怎樣的身手。

矮金剛藍和想到這，立刻也把雙頭銀絲虬龍棒往左手一交，立刻喝了聲：「猴兒崽子，你還要賣弄賣弄輕功提縱術，我藍和倒要瞻仰瞻仰你的絕技，咱就上面試試吧。」說到這，立刻抱元守一，氣貫丹田，把精氣凝結，身形一殺腰，身形一幌，颯的疾如電閃星馳，起落之間，已到了叢林前，腳下輕點，如飛燕投林，輕輕往樹上一落。腳下所點的是一根樹枝子，只有核桃粗細，就見往下一沉，眼看着二俠矮金剛藍和身軀往下一墜，堪七就要掉下來，悠的那枝被壓垂下來的樹枝，往回下一彈，二俠的身軀就好像一個棉花團似的，被彈起來，騰空起來有六七尺高，颯的斜着往第二棵樹上落去。那追風鐵翅鵬侯天惠，見二俠竟也施展輕功絕技，飛登樹巔，自己要憑輕身術賭最後輸贏，那肯再容二俠發招。二俠才往第二棵樹上一落，那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在相距丈餘遠的一株老樹上，一個「金蜂戲蕊」，身軀飛縱過來，往樹枝子上一落，正是二俠落腳的這棵樹的靠樹幹這半段

樹杈子，侯天惠猛的氣往下一沉，用千金墜的力量，嘎吱吱這根樹杈子眼看靠梢枝那半截連人帶樹杈全要拆下去，這道風鐵翅鵬更是懷着十二分憤怒，此時遂下毒手，往下一較力，同時金絲鎖口鞭，如一金龍天降，猛然往二俠頭上砸來。

二俠矮金剛藍和見侯天惠竟下毒手，雙管齊下，自己縱不着了金絲鎖口鞭，也得被摔下樹去，此時是開不容髮，二俠覺樹杈子往下一沉，已覺出侯天惠是容心與自己拚命，竟用千金墜來折自己，趕緊把氣凝丹田，抱元守一，運用四十多年的輕功絕技，兩足分向樹杈子下一滑，雙足把樹杈夾牢，全身往後一仰，見着就好像整個的摔下去似的，那知二俠這種驚人的絕技，絕頂的功夫，實非一般人所能料及，脊背朝下，仰面朝天往後一仰，借着全身重量往下一悠，雙足可依然力夾樹杈的前梢。只聽噍咬一聲，矮金剛竟施展的是「老猿墜枝」「倒採甘泉」「鶴子鑽天」聽的身軀反穿着，樹梢向上飛去，那這風鐵翅鵬這個苦子可厲害了！這根樹杈子本就因爲自己用大力千金墜壓的折了一半，這次再經二俠一施展這種絕妙的招術，更兼金絲鎖口鞭往下猛砸，加重了一半力量，二俠這三手輕功絕技併在一時施展這根樹杈子就是結實，也禁不住二俠足踵掙住，全身力量一帶，侯天惠鞭往下砸，身向前傾，整個的頭下腳上摔下樹去，還仗着武功精純，快頭頂及地時，拚命的往起翻了翻，算是脊背先着地，砰的一聲，摔在樹下，立刻暈過去，那四名同黨已看得目瞪口呆，直到首

領掉下來，才呼嘯一聲，一齊奔過來，扶持救護。

二俠矮金剛藍和圓身落在樹林前，一聲冷笑道：「老猴兒崽子，害人先害己，你這才知我老頭兒的厲害吧！」那鑽天鷄子柳成，玉面神梟葉天來，正在扶着侯天惠坐好聽二俠一譏誚，葉天來厲聲斷喝道：「藍矮子，我們瓢把子敗在你手裏，怨他功夫不到，藥業不精，現在雖栽了，將來還有報仇之日，藍矮子，你要再說便宜話，我們可要罵你了！」

二俠矮金剛藍和哈哈一笑道：「我老頭子本想把你們這幾個小子全留在這，只是你既說出要報仇，這倒足見你們這秦中三鳥還算有骨頭的綠林道，我倒要成人之美，看看你們怎麼報仇。」說到這，伸手從囊中取出一只小藥瓶，拔開瓶塞，倒出三粒梧桐子大的珠衣丹藥來，向那玉面神梟葉天來道：「相好的，這三粒九轉化毒丹，是我們淮陽派的傷科妙藥，你們賊心眼子是多的，要是不怕我害死他，趕快給他吃了，他們好趕緊趕路。」

玉面神梟葉天來，雖則武功稍遜，機智頗明，立刻冷笑道：「我們弟兄此時生死在全操在你藍矮子之手，你莫說還給的是藥，你就是拿毒水來。我們也照樣的吃。」一說着伸手的全接了過去，毫不遲疑的納入侯天惠的口中，可憐這時連一口水全沒處找去，只有藉口中津液嚥了下去。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却不再管他們這裏，自己折轉身來，撲到那酒担子前，一看還剩有許多米酒黃酒，二

俠把酒罐子提着，把黃酒也全兌在一起，二俠拿酒當冷水用，可是自己也不敢入口，走到一位武師面前，用手擦着酒水往臉上洒，可是這法子還是真有效驗，凡是臉上被酒水澆過的，全漸漸的身形轉動，先被酒洒的雙刀金和，孫玉崑，孫玉崗，盧建堂，太極柳逢春，先後醒轉，這邊賊黨也把那侯天惠救的醒過，更因有二俠的丸轉化毒丹的解救，傷疼立止，啞啞了一聲，把眼睜開，看了看眼前扶持自己的弟兄，又看到二俠那裏正在解救那一班鏢客，武師，侯天惠心裏一急，幾乎昏了過去，咬牙切齒的嘶啞聲音說道：「藍矮子，你不殺侯二太爺，你是匹夫！」

二俠矮金剛藍和扭頭慢條斯理的說道：「我還等着你這猴兒崽子，我還等着你報仇哩，這時殺了你不過像捻個螞蟻，我老頭子不打死老虎，你現在身已摔傷，我這再一動你，定教江湖道上朋友笑我老頭子欺侮小孩子，從這時起，百日後我老頭子在冀南大名道屬，磁州南關外藍莊恭候駕臨，你不去我可不下請帖，說到這，你就請吧。」

那追風鐵翅鵬侯天惠冷笑一聲站了起來，那玉面神梟葉天來却從旁攙扶，侯天惠向二俠說道：「咱們爹會有期，早晚有相見之日。」交待過這兩句話，步履蹣跚的扶着葉天來，向樹林那邊走去，那鑽天鷄子柳成及兩匪黨，各持兵刃在後圍護着，眨眼間已走的無影無踪。武師盧建堂，孫玉崑，孫玉崗全把藥力解了。立刻各自拭去了臉上的酒水，見是被二俠所救，又見二俠容心放走匪首追

風鐵翅鵬侯天惠，這三位武師各拉兵刃嚷道：「賊子欺我們太甚，別教他走脫了。」邊說便要追趕。這時二俠矮金剛藍和一眼瞥見三位武師不甘放侯天惠逃走，二俠忙喝叱道：「你們不要亂動手，賊子已被老夫教訓的够瞧的了，算了吧，在行徑上被人這麼戲弄，咱們也不能不認栽了！」那藍容伍宗義，司馬昌壽這時金甌團過來，聽到二俠這種話，羞愧的無地自容。二俠這時把驃夫等也全救活過來，大家全各自舒散了一會筋骨，漸漸全聚攏來，只是空有這些人，全是垂頭喪氣，反倒鴉雀無聲。二俠矮金剛藍和却靄然向伍宗義，柳逢春等道：「你們不用把這點折辱介懷，秦中三鳥，此次雖是狡計頻施，却是始終沒教他逃出我老頭子掌握去，總然你們弟兄小有挫折，他依然空手負傷而去我們原鏢能交到餘杭，總算保全住振威字號的威名，我們淮陽派的臉面，現在還是趕緊起鏢馱子趕奔餘杭，祝龍驥尚在那裏等候，此去到盤龍圩僅有二里之遙，秦中三鳥狼狽逃走，絕不會再起貪心，將來江南道上他們沒有險再稱雄，老朽倘有事未了，我要趕奔浙南，與大爺相會，你們趕緊去吧。」二俠吩咐完了，立刻擰身一縱竄向叢林，飛登樹杪，眨眼間已無形無踪。這才稱得起俠骨熱腸，功成身退。後事請看第九集分解。

